

S 201.53  
660

# 蕉風月刊 422

BULANAN CHAO FOON 八九年一月號 JANUARI / 1989





贈閱



# 蕉風 月刊

編輯顧問：  
姚拓、白堯  
鄭良樹、梅淑貞  
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許友彬  
編輯：伍梅彩  
發行：黃金城

編輯部：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出版、印刷：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銷處：  
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聯書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 422 目錄

編輯桌上  
02 編者\*放寬胸懷  
論述  
03 蔡源煌\*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說書評書  
07 施穎洲\*心愛的書  
10 劉紹銘\*有容乃大：寫在《世界中文小說選》之前  
11 平侖\*關於《世界中文小說選》  
亂彈集  
12 黃潤岳\*四大皆空  
讀藝錄  
14 炎侖\*西方人看鄭傳安的畫  
詩  
16 漢樂逸、徐天就合譯\*漢樂逸詩四首  
18 柔密歐·鄭\*杜甫·外三首  
新葉篇  
20 若小翔\*給小弟  
21 淨微\*代溝  
21 吳梅如\*花  
22 林靈希\*你愛我嗎？  
22 若小翔\*逸渺軒  
散文  
24 加愛\*回家  
25 阿細\*小品三則  
26 李國七\*上山  
小說  
28 阿宿\*七時曼哈頓見  
32 鞠藥如\*貓戀



### 期首詩

## 燈蛾

謝清 (新加坡)

便是  
那一點清寒中的溫黃  
將一隻  
風塵中殘翅的灰蛾  
從淒冷的風露  
引來  
他不是不知道  
燈與他之間  
有一道火  
他不是不知道  
投燈後

焚翅的結局  
只是，只是  
四周冷慄迫人  
而那一點暖黃燈色  
薰得連夜都醉了  
於是  
他帶着半生愴楚  
投入  
一刹那的  
輝煌  
滅絕



# 放寬胸懷

\*編者

一九八九年，《蕉風》已踏入第三十四個年頭。三十四年，是人生大半歲月，《蕉風》做了些甚麼？《蕉風》做了些甚麼，是有目共睹的。放眼看當今大馬文壇上稍有名氣的作者，有多少沒在《蕉風》亮相過呢？當然，六十年代的《蕉風》與八十年代的《蕉風》風格不一樣，以前在《蕉風》寫稿的作者未必喜歡現在的《蕉風》。《蕉風》一直都在變，整個文壇都在變。《蕉風》作為大馬少數純文藝刊物之一，不應該只是跟隨文壇風氣，而應該帶動大馬文壇風氣。以《蕉風》一份小小的刊物，銷售量不及報章的十分之一，說帶得動整個大馬文壇風氣似乎是誇大其詞。大馬的第一首現代詩是在《蕉風》發表的，如今現代詩已很普遍。《蕉風》曾被人指為「現代派」刊物，那是因為刊登了現代詩和現代小說。如果以那時期的《蕉風》為「現代派」標準，那當今大馬文壇上處處可見「現代派」園地。「現代派」的爭論也因此銷聲匿跡了。有位馬來亞大學的研究生正在着手研究大馬現代文學，歷年來的《蕉風》成了他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現代主義」終於成了文學史料，我們不必再爭論。

《蕉風》一直都在變，但其角色仍然一樣，走在大馬文壇的前端。以後的《蕉風》，我們希望做得到這些：

- 一、展現本地最新創作。
- 二、介紹國外最新潮流。
- 三、容納文學以外的其他藝術評介。

第一項是我們的份內工作。《蕉風》期望刊載本地最具新意的作品。我們也希望多做些本地作家的作品專輯，十一月號我們做了「兩川專輯」，接下來我們會做「洪泉專輯」，還有很多本地作家都已口頭上答應賜我們稿件，讓我們做專輯。從這些作家的作品專輯，我們可以窺探個別作家的最新風向。除了大馬華人寫作者的作品，我們也希望能刊登馬來文學作品譯文。我們歡迎這類來稿。

假如《蕉風》要帶動大馬文壇風氣，就不能閉門造車。我們得看看國外的作品，看看人家走到哪裏了，再看看我們停在哪裏。然後我們得想想，我們是否有必要跟着人家走？抑或我們參考了別人的作品創出自己的路？在這方面，我們除了翻譯，還需評介。

我們深信藝術的門脈是相連的。電影的劇情與小說的佈局習習相關，詩與散文都有它的音樂性，詩與圖畫所表達的意境則是異途同歸。有鑒於此，《蕉風》不僅容納文學作品，也刊載各門藝術的評介文字。我們放寬胸懷，耳聽四方。

## 稿約

●《蕉風》歡迎小說、散文、詩等創作稿件。

●文學理論、書評、文學史料、翻譯文字、影評、美術介紹、音樂或歌曲賞析等在歡迎之列，唯來稿需具文學或藝術價值，不涉及人身攻擊，不純為表揚朋友而故作宣傳。

●謝絕涉及政治、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的作品。

●翻譯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末註明。

●如需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地址。

#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蔡源煌（台北）

做為一項文學運動，歐美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起迄年代大約是自十九世紀末年至一九三〇年左右，可是就文學批評的理論依據來看，現代主義的餘緒持續到一九六五年。那麼，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文學表現以及文學批評立場，可以說自一九六五年以後便陸續出現了。不過，事實又不是如此簡單。二十多年前，理論家和批評家若想揭櫫後現代主義的概念，還不敢明目張胆地來，因為大部分的學者仍然懷疑究竟有沒有所謂後現代主義，而即使有，也不敢確定它到底是現代主義的延續抑或是一種反動？

迄今，後現代主義已不是容置疑的一個文學現象，它雖然稱不上是一項文學運動，但是它的規模以及影響力恐怕不亞於當年的現代主義。現今的學者也已習於將兩者相互對照，比較出它們的異同。事實上，後現代主義在形式實驗方面的努力，可以說是繼承了現代主義；可是在其他方面——諸如對時間、歷史、語言哲學、文學產品的性質界定等——兩者的區別大得驚人。

我想，我們還是採取較可靠的辦法，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按主要的概念逐步比對。歐美現代主義的鼎盛時期應算是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至於它的淵源，則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期法國象徵主義運動及英國的唯美派或拉斐爾前期運動。現代主義的文學表現從這兩個影響淵源繼承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在實際的做法上，則認為藝術要追求真

和美。

所謂真，是指作品所烘托的世界而言，而非現實世界。現代主義作家服膺的不是寫實主義或模倣理論，而是文字能造象的功能。他們相信，作家是藉著文字去創造一個想像的世界，這個世界的真實感是由作品的形構要素所構成，而非依附於外在世界而產生。

所謂美，則說明了一種超越論的創作觀。他們認為現實世界的感知現象，瞬息萬變，一溜煙就消逝了，唯有藝術作品造型上的美可以超越塵世的變幻無常。譬如說，美的事物在塵世中隨時都會凋萎，只有透過藝術來保存它們，將它們「凝固」在作品中，才不至於像塵世的生命那樣朝生暮死。

這樣的想法隱含著作家對於語言功能的信賴。他們相信語言的堆砌就會構成意義；作家只要找到精確的語言符號——如意象、象徵——便可以教它們裝載滿盈的意義。譬如說，歐立德在「普魯夫洛克的情歌」一詩中用了貓和霧的組合意象來烘呈普魯夫洛克那懶洋洋的樣子和怯於行動的心情。按照歐立德的說法，貓和霧的組合意象就成了烘呈普魯夫洛克其人的一個「客觀的相關指引」。換句話說，「客觀的相關指引」設言於此，寓意於彼；它可以是隱喻，也可以是象徵。當作家假設直接的字面義可以指向間接的引申義（轉喻）時，他們是將語言當成一種超越的記號來看待的，乃至於相信語言必可傳遞真理。

編按：  
本文摘自作者所著《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一書，經作者同意轉載於本刊。蔡源煌，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另著有《寂寞的結》和《文學的信念》二書。



從作家的立場來看，現代主義的傳統是一種自覺的成分很濃厚的傳統。不論是詩人或小說家均相信他們應該為現代生命找到精神上的出路。龐德對儒家思想的嚮往、葉慈寫克爾特(Celtic)神話、歐立德對印度教的試探及對英國國教的肯定、勞倫斯對男女關係的理想等等都說明了：作家對於他們自身的角色有著高度的自覺與自我期許，儼然是時代的先知或預言家。

這種自覺反映於小說的敘述技巧與敘事觀點的斟酌，奠定了現代主義在小說的形式實驗方面最大的成就。小說家運用細膩的技巧邀請讀者涉入小說中的世界，析辨真相之所在。例如說，福克納在《亞卜瑟冷》一書中運用了四個敘述者以不同的觀點角度去捕捉故事的片面，而讀者則必須整理出故事的來龍去脈，了解故事的真相。同樣的手法也見諸於福特的《好軍人》一書。書中的敘述者是一個性無能的丈夫，而他所交代的故事卻涉及妻子的不貞，在敘述的過程中每觸及緊要關頭，總是由於有難言之隱，而言詞閃爍。這種手法到了後現代主義時期，還會有更進一步的修訂與發展。

小說之外，在詩方面也同樣重視形式實驗。我們甚至可以說，現代主義時期的美學觀主張形式的美勝於意義。美國詩人麥克利希的名言“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詩就是詩，不必講究要傳達甚麼意義），有一陣子幾乎成了陳腔濫調。美國詩人康明思(E. E. Cummings)的空間形

式設計可供佐証。譬如說，他有一首詩描寫深秋以後，除了天空中冷盞的太陽，四野空無一物，一片蕭索的氣息，只是一片落葉緩緩的飄落，詩人情不自禁地聯想起這幅景象給人的孤寂疏索(a leaf falls: loneliness)。康明思卻將字母拆散，重新排列為：

l(a  
le  
af  
fa  
ll  
s)  
one  
l  
iness

最後，就文學題材來看，現代主義作家偏好的素材大致可以歸類為：①城市生活的題材——這一點至少也說明往昔選擇田園世界作為背景的慣例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嚴格說，現代主義文學以城市為背景，乃是倣效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不是要逃避城市的醜惡，而是要從中尋找美。在這方面，現代詩人其中以美國的史蒂文斯做得最為成功。②個人的內心世界成了作家描繪的焦點。個人內心的衝突、心智的崩潰、自我的追尋等題材屢見不鮮，而這也交代了為甚麼藝術家角色的心路歷程與摸索、掙扎（如喬埃斯《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吳爾美《燈塔行》取代了以往小說中的英雄的冒險行徑。

在比較後現代主義及現代主義之前，有一點是必須先說明的：後現代主義固然反對現代主義的主張，但是更恰確地說，它可以算是保留現代主義的長處，而

排斥其缺點。舉兩個例子來說，(一)在形式實驗上，後現代主義不僅延續了前代在這方面的嘗試，而且臻獲更大的成就。在小說敘述方面，後現代主義時期，作家的自覺演變成為對創作行為本身的自覺。小說家不僅在寫小說，在講故事，同時也使書寫、創作這個行為成了一個自身情境的反射與反映。也就是說，他不但在從事杜撰想像，還同時將這個過程呈現給讀者。這就是所謂「後設小說」的由來，例如傅敖斯《法國中尉的女人》、約翰·巴斯的短篇小說「傳記」(“Life - Story”)。

另一方面，小說的後設性語言以及反射的技巧也交代小說中一個故事的多樣真相。同一個故事，不同的人物有他們不同的見解，而即使同一個人來看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情況下，看法也截然不同，例如英國小說家杜芮爾的《亞歷山大重奏》（比現代主義時期法國普魯斯特的《憶往集》更深入地探討真相的多面性）。至於法國的新小說，尤其的霍伯—葛里葉的作品，本質上便採取反偵探小說的佈局。美國聘瓊(Pynchon)將這種反偵探小說的佈局發揮的更透徹。他們在小說中呈現多種線索，而敘述故事的主人翁沿著線索去追尋找出答案。癥結是，往往根本就沒有答案可尋！

例如說，霍伯—葛里葉的小說「擦子」，顧名思義就是要把這些線索的枝枝節節連貫擦掉。西方古代的伊底帕斯(Oedipus)神話也等於被改寫了。「擦子」一書的「故事」大抵是這樣的：據

說一個住在阿姆斯特丹名叫杜邦的教授被某一個秘密集團暗殺了。同一個時候，另一個也叫杜邦的人也死了。中央情報局立即派了探員瓦拉負責調查。沒多久，他就發現，所有的線索都是空穴來風。後來他才曉得杜教授只受了點輕傷，人並沒有死。因此，瓦拉大胆地假設杜邦教授一定會回到犯罪現場來查看，瓦拉便守在那地方等他。可是當他出現時，瓦拉卻以為他就是暗殺杜邦教授的人——這回兇手卻是瓦拉。從這樣的一個大要就可以看出這些情節的錯綜複雜和凌亂了。到頭來，答案（兇手）在那裏呢？

(二)對於歷史和時間的觀念，雖然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看法迥異，但是若沒有前代的啟蒙，就不可能有後代更進一步的見解。本質上說，現代主義作家，不論福克納、歐立德、喬埃斯、吳爾美、普魯斯特、托瑪斯·曼等人，都相信歷史是不連貫的，只是他們試圖從歷史的轉輪中找到一個定點而已。於是，他們汲取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觀念，一則認定歷史是時間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的流逝過程，一則運用人為的心理努力及想像力，揪住一個片刻，企圖在那一剎那之間，任憑想像的神思馳騁，而透視個人的一生，彷彿這一眨眼即逝的瞬間也可以作為永恆一般。（事實上，這也正是意識流小說的立論依據。）

職是，我們也可以看出現代主義的第一個不同。在前者而言，時間上片刻的凍結並未否定人存在的目的論。在那眨眼即逝的

瞬間還是有一個目的論的導因在，也正是這個緣故，意識流小說中才會強調人物在經過一番折騰之後的神悟(epiphany)。惟此，小說人物也才能夠有某種認識論的斬獲與啟蒙。

反之，後現代主義的時間概念顯得更為支離破碎，既無開端，又無結束，時間好像是一具失去了動力的馬達一樣，人活在這種狀態下便顯出存有的情操分離。這也就是為甚麼一拉維也納的批評家昆特·安德斯在探討貝克特的《等待果陀》時，稱這種是「割除了時間的存有」(Being Without Time)。意思是說，生存在時間的「太空」之中，失去了時間上現在與過去和未來的連繫時，生命便失去了意義。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荒謬劇場則進一步將這個主題擴大。

後現代主義者所持「時間、歷史都是不連貫的」觀念，也反映於他們對傳統的看法。以往在現代主義時期，作家固然也有反傳統的傾向，可是他們卻認為可以拿個人的體會去重新詮釋傳統——就這一點而言，他們還是接受傳統的。反之，後現代主義者則覺得傳統成規已告虛脫，若要依賴它來提升創作的水平，只是添加一些無意義的束縛而已。阿根廷的博赫斯、美國的巴斯、納博可夫等人的作品都可說明這一點。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最大的區別還是在於兩者對語言功能的界說。前一代的作家深信語言可以裝載意義，後一代的作家則強調人使用語言時的一種無奈。譬如說貝克將筆下的人物固然可

以嘮叨個不停，但是在他們那種夢囈式的說詞裏話語常常是及於物的。也就是說，以往的作家認為語言描述事物，建構一個圖象；在後現代主義作家的心目中，這些功能都只是人們一廂情願信以為真的迷思。迄今，人們相信，語言是武斷的，話與指之間的關係乃是基於這種武斷因襲而來的迷思。後現代主義的小說中，表現了話與指搭連不上這個母題的，尚有美國的巴斯、霍克斯(Hawkes)等人。

在詩方面，後現代作家毫不留情地抨擊前代詩人對語言功能的迷信。後現代主義的詩人照樣用最流暢的語體來寫詩，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只要我們細讀這些詩人的作品，就可以發現他們將語言視為一座運動場，而語言也有它自身的一套規則，熟諳它的人便可駕輕就熟，但是語言也會自我衍生，而使人無法掌握它。已故的英國詩人拉鐸(Philip Larkin)在一九五七年的「靜謐一片」一詩中，就曾提出這一點：

這些話語在它們纖細的綠色  
隧道裏垂直地運動，  
未曾轉走。它們變了  
第一朵花，而且是從一座寂  
寥的  
鐘底下說出聲來。  
但是在那底下，它永遠  
在甦醒、慢慢地繞  
著陽光所寫下的一個陰影在  
轉動，  
也繞著我的名諱轉動。

話語的「轉動」說明了語言的自



生力量（綠色），而這幾行詩裏，意象的轉換則說明了語言構設建立於類比思維的必然性。問題是任何兩項事物的類比關係，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相似的一面，後者往往會迫使人重新換取另一個譬喻。這就是為甚麼在短短的幾行中從隧道轉換為花、陰影等，意象層出不窮。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現實並無秩序可尋，而所謂的秩序只不過是一種人為情境的追求而已。連帶地，這也牽涉到他們對於語言能否造出一種情境的懷疑。過去，現代主義者高估人為的想像，認為想像成品勝過現實的駁雜面貌。可是後現代主義者則相信想像固然是人為的，甚至於人所謂的現實也是透過人為主觀的認知

去加以確定，他們認為兩者均有虛構的成分，況且各人所見互殊，豈能奢言現實的一統？

就詩作來看，最早反映這種觀念而且最力的是貝克特。一九三〇年，他在「占星術」（“Whoroscope”）一詩中就將亞里斯多德、笛卡爾、伽利略等古典大師們糗得一文不值。詩行中從一個觀念跳到另一個觀念，好比天馬行空，為的是要表現出一個混亂的宇宙觀，反駁前代師傅們所持的一廂情願的秩序理念。過了四十年之後，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詩壇來說，早年現代主義大師們所標榜的「客觀主義」（上自威廉斯 W. C. Williams, 下至查爾斯·歐森 Charles Olson）都遭到質疑，而詩人——如羅伯·克芮

黎 (Robert Creeley) 及羅伯·卜賴 (Robert Bly) ——乃主張將非理性的成分（超現實的手法）納入他們的詩作。這表示詩人所用的意象完全是出於他們主觀的選擇，哪來的客觀？

後現代主義已成為當道的文學風尚主流，而它的理論與實際也都已經行諸有年了。雖然它並未醞釀成一股運動——也許日後的文學史家還是會將它視為一個文學運動——它的影響廣被，遍及歐美及中南美洲。後現代主義的形成，經過將近數十年的沈澱累積，不論它是將前一代的看法加以修訂或挑戰，現在都有了顯著的成績。\*

## 心愛的書

### \*施穎洲（菲律賓）

詩人艾山（林振述博士）來菲作「亞洲華文作家會議」主講人時，有一次，我問他道：「你有多少冊藏書？」

因為問得突然，他先一怔，隨即答道：「大概八千多冊。」訝異的眼光仍望着我。

於是，我解釋，我自己珍藏的文學書籍不多，大概不到三千冊，近來有時坐對書櫥，感覺離世之日漸近，不知將如何放下這些心愛的書！我向艾山兄請教。他說：「只好隨便了。」

艾山先生讀書很多，博學廣聞。他是西南聯大外文系首屆畢業生，師友有胡適、聞一多、葉公超、巴金、沈從文、蕭乾等名作家。他成名於抗戰時代，所作刊於大公報副刊的「湘西行」曾被人誤認為他的好友沈從文的手筆。戰後，他與夫人陳羽音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獲博士學位，三十多年來相偕在美國大學當英文及哲學的教授。他英譯老子《道德經漢王弼註》，動用參考書逾千冊。一九五七年，他寄贈他的《暗草集》給我，一九六五年，我寄贈拙譯新書《世界名詩選譯》給他，我們因而成為三十多年老友。他每年都寄給我一包英文詩集作為聖誕禮物，起初，我誤以為他是將出版社寄贈名教授的書轉贈給我，日子一久，我方明白他是有意地幫忙我譯詩。

他「讀書破萬卷」（由他給我的精彩書簡可以看出），卻自稱為「半條書蟲」。相比之下，我這被內人說讀書讀到「不知人情世事」的，只好承認自己為「書獃子」了。

我說我的藏書「不到三千冊」，是指我需用的書。我羨慕別人「黃金屋中自有書」，例如武俠大師古龍遺書十萬冊；不過由他的小說看來，我不知他讀過他藏書的千份之幾。其實，我在文壇混迹半世紀以上，在馬尼拉擔任各報總編輯也已四十多年，單是收到的各方贈書也可以萬計了。「不到三千冊」是心愛的書，而我現在坐對它們，已苦於無法全部讀完了。

我生來天真，而且六十多年來不知順風轉舵。三歲來到人人認為掘金地的菲律賓，華僑都是赤手空拳打下江山的，我卻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每天利用半天時間編報，所入不足養家，還需父親（一個小商人）蔭庇，半天時間卻沉湎於書本。富商名賈尊敬我這個總編輯，我猜測他們心裏一定看不起我過的是「無中用人」的寒酸生活（幸虧賢慧的內人從無怨言），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是無法大大方方買書的。但是，我是見到心愛的書就想買的，於是只好精選細挑，常常為一本書打十八次心的

算盤。中學生時代，我每天的零用只有一角錢（當時美金五仙，而一本「袋裝書」是美金廿五仙），還能將國內運來的主要文學刊物，《文學》（傅東華及鄭振鐸編，後王統照）、《文學季刊》（鄭振鐸、靳以）、《作家》（孟十還，後台魯迅）、《光明》（洪深、沈起予）、《中流》（黎烈文）、《文季》（巴金、靳以）等等，一本一本買來，收有全套。

我買書讀書，自小就不能不有一套計劃。正是因為有計劃，精選細挑，所以，藏書雖少，我已擔憂一生一世閱讀不盡，不少朋友則認為我的文學藏書很完整。二十多年前，菲華文化界人士聚會為我慶祝得到菲總統馬加柏雅金牌（詩人兼翻譯家獎）時，讀書很多的邢光祖教授說：「施先生的成就是由苦讀來的。我見過他的英文文學藏書目錄，大概是此地私人藏書中最完整的。」艾山先生讀過幾本拙譯詩集後，來函說：「以我猜想，就中外文詩選搜集上，國人之中，應無人出我兄之右了。」

我喜愛詩與小說，搜購以這兩類書刊為主。又因為我以選譯世界名詩為一生工作，所以，與譯詩有關的書，搜羅尤多。

二十年代中期，我進了學校，正是僑校開始採用新學制，半天教中文，半天教英文。今日我

### 參考文獻

- R. Ellmann and C. Feidelson, Jr., *The Modern Tradition* (1965)  
 Stephen Spender, *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 (1963)  
 Irving Howe, *The Idea of the Modern* (1967)  
 "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 in Lionel Trilling, *Beyond Culture* (1965)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1972)  
 Erich Heller, *The Artist's Journey into the Interior, and Other Essays* (1965)  
 Robert M. Adams, *Nil: Episodes in the Literary Conquest of Voi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9)  
 Gerald Graff, *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Lite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 (1979)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1978)  
 Renato Poggioli, *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1968)  
 M. Bradbury and J. McFarlane, eds., *Modernism* (1976)  
 M. Bradury, *Possibilities* (1973)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79, translated 1984)  
 Charles Newman, *The Post-modern Aura* (1985)



們七十歲以下的華人，都會中英文。我搜購的世界名著多數是英文本，因為三十年代的中譯本太差，至今好的中譯本也似鳳毛麟角。

十多歲時，我讀到沈起予為青年寫的一本有關閱讀的書，列舉世界文學名著三十六種。我選出其中的詩與小說，開始搜集或借閱。

隨後，我也從「哈佛古典名著」、「萬人叢書」、「現代叢書」、「袋裝書」、「袖珍書」等叢書附在書後的目錄上，選取購買的對象。繼之，我懂得由「良好讀物」、「世界文學名著」這類的名著辭典，找出我心愛的書。我也向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大書店索取目錄。我最喜歡的是「生活書店」出版的「全國總書目」，厚厚八百多頁一本，有好多書可選。

我是屬於最早進僑校讀中英文的一批。中文，我初小便學看《五虎平西》、《說岳全傳》，再由《三國誌演義》、《水滸傳》、進至《紅樓夢》，小學未畢業已讀過今日外國大學作為研究對象的《金瓶梅詞話》及《肉蒲團》（未刪節的）。英文，我在「菲律賓作家的搖籃」的國立菲律賓大學英文系，每學期都得到獎學金；出了學校，四十多年來

，每晚都要在編輯室處理英文新聞稿的翻譯。所以，中英文是我的家常便飯。此外，為了譯書，我苦學過法文、西班牙文、世界語。世界語是參加香港世界語學會函授班學的，最熱心時，我還寫信向巴金先生請教，我也寫信向各國購買世界語譯本的名著，得到的書包括莫斯科國際文學社寄來的《歐根·奧尼金》（普希金長詩）、《萊蒙託夫詩選》及《瑪耶珂夫斯基詩選》。我學外國文的途徑也許可作青年的參考。例如法文，我是在大學作為外國文唸了兩年，以後，我買了「法文全程」之類的書六種，每天撥出兩小時自修；再進一步，我就左手拿着法文小說，右手拿着英譯本，法文本看不懂的，就看英譯本求解。如此學習法文，我讀過：莫泊桑小說全集、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大仲馬《三個火槍手》、小仲馬《茶花女》、雨果《艱苦人》（孤星淚）及《巴黎聖母寺》（鐘樓怪俠）、紀德《田園交響樂》、《窄門》、《偽幣贗造者》等多本、莎岡中篇小說多本，及其他。這是一舉三得的辦法：欣賞名著，自修法文，學習翻譯（法譯英）。這是學習外文的好方法。

我的藏書，以中英文為主，但我也擁有法文、西文及世界語的名著。例如法文，也有一套又

好又便宜的「袋裝書」，我選購一百多種詩集及小說，多是法國名著，但也有名著的法譯本，例如英國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夫》，有不易懂的「粗話」及蘇格蘭話，我便買一法譯本。我便是如此學習外國文及外國文學的，吃過不少苦頭，花了不少時間。

我是學詩及譯詩的，所收當然以詩集最多最專。我曾在拙作「英譯詩詞」一文寫道：

「學習譯詩，不可缺的一部份計劃是：收讀詩集。我收讀的詩集，可分數類：(一)新詩集。抗戰前年，《文學》月刊『新詩專號』列出全國出版的詩集四百多種，我數一數，我收有其中比較重要的八十多種，還由圖書館及友人處看過其他百餘種。至於戰後台北出版的現代詩集，我收藏愧不如人，但重要選集我都收讀（計二十多種）；重要詩人，例如覃子豪、紀弦、鍾鼎文、余光中、羅門、蓉子等，我擁有他們的全部作品（因為他們也都是我的朋友。）(二)傳統詩集。選集如《詩經》、《楚辭》、《古詩源》、《文選》、《唐詩三百首》、《唐詩別裁》、《唐詩集解》、《十八家詩鈔》、《千家詩》、《詞選》、《詞學叢書》（包括《唐五代詞選》、《宋名家詞選》、《清代詞選》、《女性詞

選》及李後主、李清照、辛棄疾、納蘭性德及吳藻的詞選、詞學研究六輯）、《白香山詞譜》、《宋詩三百首》、《元曲》、《清詩別裁》等等；詩人選集，如陶潛、李白、杜甫等數十家的專集。像《唐詩三百首》、《詞選》等書，我各收有十種以上的版本，包括註釋本，詳析本及白話譯本。(三)中譯外國詩集。我很早看到這類的書便買，自以為是國人中收集最多的，直到去年我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楊德像先生編審的《詩苑譯林》收有名家名譯詩集七十多種，才知山外更有高山。(四)英文詩集。我收集的選集及個人詩集，各只有數十種，但都是精選的。選集如《諾頓詩選》、《諾頓現代詩選》、《牛津詩選》、《二十世紀美國詩選》、《美國偉大的聲音》、《十九世紀詩選》等書；個人詩集如《莎士比亞全集》、《草葉集》、《拜倫詩集》等等。(五)英譯外國詩集。美國學者詩人望·羅倫編的《世界詩選》可說是一本代表作。我收集的有：世界詩選集、主要國家詩集、我要翻譯的詩人選集。法國詩人鮑特萊爾的《惡之華》，我有五種英譯本（及三種中譯本）。英譯法國詩選，我收有十多種。這類英譯詩集，多數附有原文對照。(六)外國文詩集，包括我懂得的（法文、西文、世界語）或不懂得（俄文、德文及其他）。這類詩集都附有英譯對照及註解。(七)英譯中國詩集。」

譯詩約十年後，我悟解，譯

詩如創作，欲求久存，唯有用自古至今還活着的詩的文字。因此，我就有計劃的閱讀新舊名詩，吸收還會發光燃燒的詩的文字、詞句及作法（及外國詩的長處）。所以，我收讀上列七類詩集。今日余光中寫詩所用的文字，與我二十多年來用以譯詩的文字，似乎很相似，大概他也是由經驗找出途徑的。

我的另一愛好是小說。我旅菲六十多年，處理當地新聞四十多年，熟悉事故，念念不忘想用長篇小說形式為華人開闢南洋寫一史詩，可歎至今還找不出時間。但我收讀小說，正如收讀詩集，數十年來有一套計劃。

我按照計劃，收購：(一)中國古典小說。八歲以後的八年間，我就讀「古冊」（繡像小說線裝書——我祖父的收藏本），看過不少書。但是後來書櫥裏只收《紅樓夢》、《金瓶梅詞話》這類的名著。(二)中國現代小說。我讀三十年代小說最多，幾乎讀遍名家如魯迅、茅盾、巴金、沈從文、張天翼、老舍、沙汀、蕭乾、蕭紅、端木蕻良等的全部作品，其中有的作品還讀二、三遍。可惜這些書大部份毀於馬尼拉光復焚城之火。但他們的短篇小說大多數還可在我的收存的刊物上找到。台北出版的小說，我有王藍、墨人、林海音、瓊瑤、華嚴等文友的全部作品，及其他作家的名作。我也收集各種重要的選集。台北十多年來出版事業發達，我購書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三)英文

小說。我收集的小說，英文本最整齊，大多數是十九世紀以來的古典名著，包括英美小說及英譯世界名著。我的書多選自「袋裝書」、「袖珍書」、「現代叢書」及價廉物美的平裝（紙封面）本。(四)法文小說。上面已經提過了。

除了詩及小說，我珍藏的書還有下列數類：(一)文學理論，包括小說及詩的創作方法論。(二)文學史及作家傳記。這類書有助於選購書籍及翻譯。(三)辭典及其他參考書。翻譯家不能不備好的辭典，我擁有的辭典包括：《辭源》、《韋氏國際英文大辭典》、《綜合英漢大辭典》（商務）、《遠東英漢大辭典》、《麥氏漢英大辭典》、《拉洛氏法文大辭典》、《世界語大辭典》、《西班牙文大辭典》及其他字典、辭典。(四)文法及修辭的書，以英、法文的最多。

讀書要精，也要博。心愛的書之外，我有其他書刊逾萬冊。我是甚麼都讀的，例如，我是「一個女人的」男人，可是我讀過的性科學書刊相信不會比穆基（黃驥先生）少；又例如，我連飯都不會煮，可是也讀食譜。身為作家、翻譯家、報人、甚麼書刊都是要閱讀的。\*



\*劉紹銘

# 有容乃大

## 寫在《世界中文小說選》之前

把臺灣和中國大陸地區以外發表的文學看作大同世界的單元，這觀念和構想，已在我兩篇文章交待過。題目分別是：「靈根自植」和「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

在地球上數百中國人集居的角落必有中國餐館。如果恰巧是大學城，必有廣義的作家存在。因此廣義的說，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確是普天之下莫非吾土。除美國和加拿大外，還可以包括歐洲和澳洲。

如果我們蓄意好大喜功，這樣一本包羅萬有的選集，不難編出來。非洲和中東有那些華裔作家在那兒寄居，我不清楚。但老朋友韓迪厚女士二十年前就移居紐西蘭，在奧克蘭大學任教。她的舊作，在《明報月刊》都找到，選集如要收「紐籍華人作家」，她就是現成的了。

但我們不想好大喜功。本集取捨大同世界單元地區的標準，第一個考慮是自給自足的環境。換句話說，入選地區得有讓作家發表的獨立條件。

在這前提下，除了臺灣和中國大陸外我們選了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來代表這個觀念性的大同世界，在我個人說

來是順理成章的事。

以上各地區的作家偶然有作品在臺灣的刊物發表，但讀者接觸到的既然只是吉光片羽，對當地華人文學的特色，所知也是一鱗半爪。本集把六個出版現代中國文學的主要地區收在一起，就我個人所知，其範圍之廣，得未曾有。

六個地區組成的大同世界，犬牙交錯，大家平起平坐。我們當然曉得，在現實政治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大概永遠不會實現。艾青晚年寫了不少劣詩，如「紐約」（一九八〇年）：

矗立在哈得孫河口  
整個大都市  
是巨大無比的鋼架  
人生活在鋼的大風浪中

鋼在震動  
鋼在磨擦  
鋼在跳躍  
鋼在飛跑……。

如果把老詩人的名字塗去，以另一筆名投稿，會被那一種刊物接受，實難逆料。但詩雖然壞，在國外一樣有人研究。論者賞

識到的，大概只限於詩人的名字和出版地區。

我個人就是因為看不慣這種勢利風尚，才於一九八五年給馬漢茂（Helmut Martin）教授建議去年（一九八六）在德國召開大同世界的會議。現在會已開過了，選集也出版了，但世風是不會變的。人還會繼續勢利下去。不過此集之存在，總算給天地間留一點正氣。

我雖掛了「策劃編輯」的名義，真正吃力做工夫的是各地區的編輯。他們每人為自己選出來的作品寫了一篇引言，交代了該地區小說的流變及其特質，替本集生色不少。謹代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向他們致謝意。

杜邁可（Michael Duke）上學年在北大學做研究，承他幫忙，使編輯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功不可沒，我們非常感激。

本集從向時報出版公司提案開始，到今天大功告成，前後僅一年，而且能夠不易一字，全部存真的把六個地區的作品呈現在廣大的讀者眼前。對大同世界這個理想，時報出版公司的主持人和編輯人員表現得跟我一樣熱心。因此他們也說得上是痴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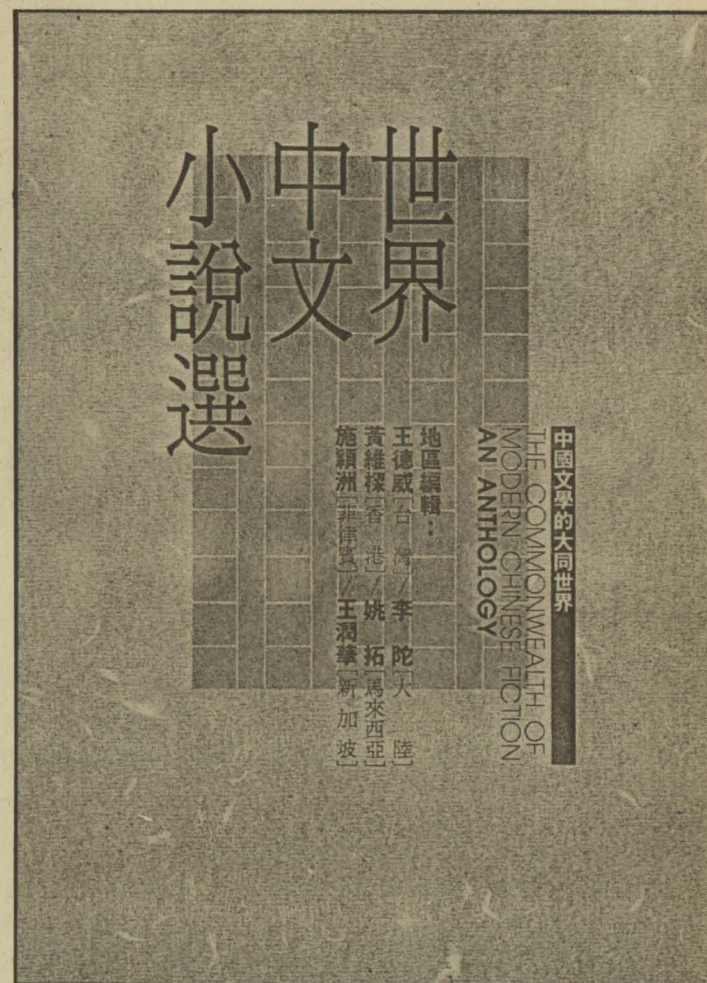
# 關於《世界中文小說選》

\*平倫

《世界中文小說選》收錄了六個地區的五十二篇小說。這六個地區是臺灣、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這部小說選共分上下兩冊，臺灣和大陸的作品佔了一半（上冊），其餘四個地區的作品收集於下冊。每個國家皆有一位地區編輯，六位地區編輯是台灣的王德威、大陸的李陀、香港的黃維樑、馬來西亞的姚拓、菲律賓的施穎洲和新加坡的王潤華。策劃編輯為劉紹銘及馬漢茂。

劉紹銘在其前言「有容乃大」中指出：「人還會繼續勢利下去。不過此集之存在，總算給天地間留一點正氣。」言下之意，此集的編選方針該是只看作品的好壞而不論作者的名氣。不過我們看到的作家名字，都是大家熟悉的，至少在當地負盛名，除了新加坡的湯石燕、黃朝盛和梁全春。這三位新人，據王潤華稱，連新加坡的讀者，知道的都不多。馬來西亞的入選作家是菊凡、丁雲、洪泉、宋子衡、兩川、梁放、小黑、潘貴昌及商晚筠。也許文學有它客觀的一面，寫得好的作者，已被公認。

《世界中文小說選》中有幾篇小說幾乎是經典之作，曾在多



本選集中一再出現，如李昂的「一封未寄的情書」、袁瓊瓊的「自己的天空」、王禎和的「香格里拉」、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

個女子」、梁秉鈞的「李大孀的袋錶」和鍾曉陽的「翠袖」。這些作品，相言都能傳世。愛書的人，不能不讀。\*



\*黃潤岳

## 四大皆空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聖經·詩篇第九十篇）

去年一月十九日，我從大馬趕回加拿大，為的是迎接我的第二個孫兒。午夜抵家，他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就出來了。北美大多數孕婦用凱撒式，即剖腹拿出。相傳羅馬的凱撒大帝便是如此出生。我們早就知道是個男孩，因為曾用超音波照出相來。產科醫生那天有空，便在那天動手術。我這孫兒的「八字」，便算不

得命了。

今年六月十九日，我又從大馬趕回來。這是我六十七歲生日，晚輩們為我準備了一個生日慶祝會。有甚麼好慶祝的呢？他們都從我而出。這就是華人的孝道。

若干年來，兒女媳婦對於我們夫婦的生日，都非常重視。大家忙裡偷閒的趁此團聚，送我們一些禮物，或是一個大紅包。不由得我們不心花怒放。

再多兩三年，我便是古稀了。如今，人的壽命長了，所謂古稀今不稀。在我們教會的長者團契中，我竟是敬陪末座，年齡最幼的。

七老八十的，當然都是老了。人生的過程原就是生、老、病

、死！生是開始，死是結束。從初出娘胎的哇哇大哭一聲，到末了的最後一口氣接不上來。不管你是王侯將相，或是販夫走卒；也不管你是名門閨秀，或是婢妾風塵，生與死都是完全相同的。從生到死，這短短的數十寒暑，每個人的遭遇就完全不一樣了。有人說是命中註定，也有人說是祖宗積德；有人說是自己的自強不息，也有人說是時運不濟；有人說是因果報應，也有人甚麼也不管，一日復一日的混下去。人生的多彩多姿，豈止百態？

隨着老而來的，就是病。生機的僵化，那裡來的長生不老之藥？秦始皇找不到，古往今來千千萬萬修行煉丹之士，仍過不了關。未有老而不病者，也未有老而不死者。生病是件苦事，沒有人喜歡生病的。俗語說：英雄只怕病來磨。至於死，更不用說，死是一件苦痛。兩腳一伸，甚麼都完了。

有人便把生老病死用一個苦字串起來。有人說：人的一生活，有如苦酒滿杯。甚至有人說，人的面孔就是一個哭字。這中間便有矛盾了，生老病死既是苦，那麼又何必生？天生蒸民，難道便是要他們痛苦一世？死了甚麼都完了，豈不是好？還有甚麼留戀？

苦酒滿杯，大家都在慢慢喝。面孔像個哭字，把眉毛加上，又成爲一個笑字。從前八大山人的簽名，便是像笑字，又像哭字。他的幽默便是哭笑不得。

《紅樓夢》中的好了歌，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可不知死了是不是好了？「死了倒好」倒是常常有人在說，那也只是說說而已。

真正自殺的人，究竟不多。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萬物之靈。貪生怕生，情理之常。那麼，此生此旅自有值得留戀、可喜可樂之處。

英雄只怕病來磨之外，又有小病是福。苦酒滿杯，卻可對酒當歌。李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人有人的責任和義務。當我們完成了人本身的責任和義務，便是快樂。

我現在才開始嘗老和病的滋味。頭髮白了，牙齒壞了。經過常年體格檢查，才發現許多老年人常有的病，我幾乎都有，可是都不十分嚴重。例如關節炎，偶爾作痛。血壓高，走得太急或上樓梯太快，心臟便有點不舒服。支氣管炎使喉嚨癢，要咳嗽。至於老態，有耳朵重聽、胡塗健忘，加上講話不免囉嗦之類。

我認老服老，老對我的影響不大。反之，因為需要睡眠的時候減少，我還可以多看一點書，多寫一些文章。其次，有許多事可以裝聾作啞，或是以年老爲藉口，大家多體諒一點。在加拿大，還有許多福利，只有老人才可享受。

至於死呢，塵土歸於塵土。這已經敗壞了的肉體，遲早要與草木同其腐朽。

有人比喻人生爲旅程，好像搭乘長途巴士，到站下車就是。下車之後去那裏呢？如果講輪迴的話，又登上另一輛巴士，永遠沒有一個目的地。如果講積德修福、作惡受報的話，下一趟巴士可能是冷氣豪華的，也許是人擠人的逃難一般的。他生未卜此生休，這世界就成了巴士總站。

我有一位年長的朋友，因為

兒女在此成家立業，他們兩老就來渥太華。每日無事可爲，買一張老人巴士月票，以坐巴士爲樂。每一路巴士，從起站坐到終站，再從終站坐回來。將各路巴士坐盡。於是，渥太華凡巴士可達之處，無論大街小巷，瞭如指掌。若是和他們談起到那裡去要坐那路巴士？他們就眉飛色舞。不厭煩的講個清清楚楚。不知過了若干時候，他們自己也少坐巴士了，寧願走路。

在這個世界中，人這一生離不開生老病死的局限，轉眼成空。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如果參不透鏡花水月，那就苦了。

其實鏡花和水月，都是影子，原本就是虛幻的，如何參得透？鏡、花、水、月四者都是實體，也就無所謂參透不參透。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在這句話裏，重述天何言哉。我們只要能夠看出四時運行的恆久與不變，以及百物生焉的生命繁衍成長，就可以明白天的創造和運行。聖經傳道書中，也有一段值得思考：「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天之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自始至終的作爲，人不能參透」。

爲甚麼上帝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便是我們參不透的。

這一生是有限的，是空虛的。但是，我們卻有一個永生的盼望。\*



\* 炎 倫

## 西方人看鄭傅安的畫



\* 《初春, 小丘》



\* 《愛汀堡上的圓月》

鄭傅安未屆四十歲，已在英國開回顧展，展出其六十年代至一九八八年的作品。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幕當兒，賣出兩張大畫，即兩千五百英鎊的《龍年》（編按：見本期《蕉風》封面）及一千一百英鎊的《震鬧的新年》（編按：見本期《蕉風》封底）。畫展一個月期間，各家報章雜誌都撥出顯著的篇幅報導，包括《The Scotsman Magazine》、《Scotland on Sunday》、《Today》、《Glasgow Herald》、《Arts Review》等。蘇格蘭 BBC 電台亦蒞臨錄音，還有一家電視台為他拍紀錄片。鄭傅安除了畫畫成名，在蘇格蘭也是個武術教練，被選為「英國成功人士」，還寫了一本書《Warm-up And Stretching For All Sports And Martial Arts》。他這本書被一家星期刊《Scotland on Sunday》選為「十大運動書籍」之一。

至於西方人士如何看鄭傅安的畫，我節譯了兩則評述。一則是由愛汀堡大學歷史系教授尼格拉斯·菲立申（Nicholas Phillipson）寫的，另一則是由畫評專欄作家克蕾爾·亨利（Clare Henry）寫的。這兩人的見解有共同之處，即鄭傅安揉合了東西方色彩後有傑出表現。譯文如下：

像鄭傅安這樣純粹抽象的畫家，在蘇格蘭並不多見。像他這樣能把純粹抽象畫畫得容易近人，更是鳳毛麟角。抽象畫通常令人覺得遙不可及，難以忍受，而鄭傅安的畫卻能與觀者建起情感。他的畫表現力強，教人中途止步，全神貫注，腦子一清；他的畫使你回到從前你來的世界，給你一份驚喜，並邀請你隨時回去看看。他的畫就是這樣有吸引力，連不明白抽象畫的人也會喜歡。要真正瞭解他的畫就得看他如何在畫中揉合了東方價值和西方色彩。……

鄭傅安的畫離不開書法，而中國書法又離不開黑和白。在他繪畫生涯中，黑白圖畫是一個特點。看他的《初春, 小丘》（1973），保留着他從馬來西亞學來的筆觸，他畫這幅畫時已身在格拉斯哥藝術學院。再看看他風格特出的《愛汀堡城上的圓月》（1972），顯出書法線條。看看他的《馬要對魚怎麼說呢》（1985）和他最新的《波》（1988）。這些圖畫表現出書法最原始及最直接的像貌。它提醒你中國書法不止是字體，中國畫不止是圖形。它提醒你在東方文化中，字與圖、思與行、身體與靈魂都沒有界限分隔。假如我們要生活得最充實，那身體和思考必須貫徹一致驅向世界文明。鄭傅安給我們西方人士帶來他那充滿人情味和文化氣息的作品。

——尼格拉斯·菲立申

（摘自《鄭傅安回顧展》畫冊，1988）

……這位在馬來西亞成長而在格拉斯哥紮根的畫家到底怎麼啦？東方與西方相遇？文化衝擊？西方超越東方？也許鄭傅安特出是在於他一心一意要把東西文化的菁華結合起來。「不要被中國畫的山水、花草和鳥獸框框困住。」陳源興這麼告訴他，指給他一條抽象路線。他在太平得到這個突破性的忠告時，還是六十年代。

中國畫傳統畫法是：捕捉記憶，以形寫神，快速而不草率。這種訓練使鄭傅安站好崗位。十八年來他的作品有了巨變，卻仍保留這些基本特色。黑色書法線條一直都在出現，在小畫紙上，或在大型壓克力彩圖上，如《老人和他的戰爭故事》（編按：圖見《蕉風》421期封面），如《龍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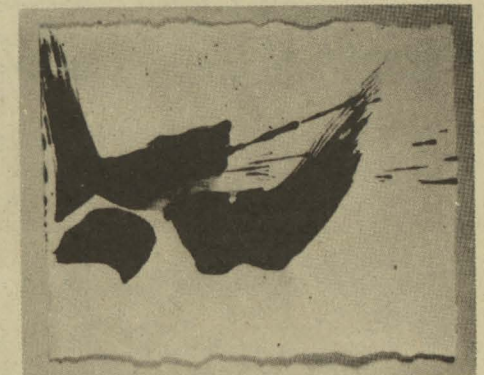
從東方到西方的轉變是經過了幾番波折。他在格拉斯哥面對畫布和油彩時曾說：「我不知該如何下手。」他覺得從人生找題材畫畫很困難，直到大衛·唐納申告訴他：「聽你自己的。」「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鄭傅安說。從那時開始，他自由自在地利用東方本色來表現旋律性的抽象畫，書法揉合了武術在空間揮舞。鄭傅安畫中一招一式的力量，和他另一愛好「抖擻道」（Tukido）有很大關係。作為一個畫家，或者一個黑帶六段高手，鄭傅安的成功之處是：攻擊出色。

——克蕾爾·亨利

（摘自《Scotland on Sunday》2-12-1988）



\* 《馬要對魚怎麼說呢》



\* 《波》



\* 鄭傅安及其未完成作品。



# 漢樂逸 (Lloyd Haft) 詩四首

\*漢樂逸、徐天就合譯 (萊頓)

漢樂逸是荷蘭漢學家洛伊德·哈夫特 (Lloyd Haft) 的中文名字，他原籍美國，與荷蘭人結婚後定居荷蘭，現在萊頓漢學院專授中國現代文學，曾出版過《卞之琳研究》等專著。他用荷文寫作，已出過三部詩集。刊在這裏的四首詩是選譯自作者詩集《香蒲在燃燒》(Brandende Lisdodden) 一書。(編者)



## 中途站

我把手放在你膝蓋上  
膝蓋就不見了。我只是  
把手放在空氣中，

下午的事情總是這樣。  
唉，我希望能做到，  
不觸摸你，

不填補那偶爾會展出膝蓋的  
一片虛空，  
在下午的一瞬間。

## 吸新鮮空氣

是否要告訴你  
我們的散步令  
盲人重見光明  
痲瘋患者痊癒？

還是說：「我們經過的地方  
仍是兒童樂園」？  
(小女孩，坐蹺蹺板  
升至最高之處，向你驚笑。)

從行人道上的裂痕，你能見  
地球口渴，懇求，  
崩裂，和我們的到達。

「一個星球的危機  
是否依然應着我們的慢步而起？」  
爾言之矣  
小女孩又腳踏實地了。



## 跳欄比賽

如悲傷是一種體育運動  
而不是生存方式，

你的離去  
便是一塊滿佈障礙的空地  
而不是空氣。

連我，  
按我的本性，也起步，我，  
「越弱越强」——

會跳過所有欄架。或一敗塗地。  
如我在柔軟的跑道上  
絆倒——當然會躺下——

我會仰望  
彩雲，像虞美人  
一樣美，滿天。

可惜，我不是這樣躺着，我在  
呼吸，綠草也  
離去了，你沒有留下任何障礙。

## 賣蘋果的女小販

第一次讀到，  
片刻不能呼吸——

這古代詩  
涉及一隻雌鹿在森林  
死於地上，在  
三春來臨之際

你販賣蘋果  
與其無關：  
我想吃一隻

在你的攤子，你的條箱上  
沒有掛着銅鈴，  
沒有玉佩

我需要的只是一隻蘋果，  
一隻金黃，普通的：  
請幫我包起來

如許可的話，請把它放在  
落葉之間，白蘆葦  
在下，在上

(寫於上海)



# 杜甫 外三首

（椰加達）  
\*柔密歐·鄭

## 杜甫

幾滴塑膠做的淚  
黏在幾朵塑膠做的花  
鳥不驚心  
連牠也是塑膠做的  
除了塑膠還未做出春天  
還未做出國破家亡  
現實倒是很現實  
不過手忙腳亂的  
杜甫 竟  
迷失於自己的詩裏

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  
那喜悅呢？

## 潮響

你來自天上  
起伏於海洋  
你是贈獻中的贈獻  
感受中的感受

我錄了海洋的潮響  
一瞬茶情酒意  
兼嚐您語言中的語言  
其實從未改變  
我心頭那住址  
只是今晚微霜



\*杜甫像（清·楊倫《杜詩鏡銓》）



## 豪放

最初的海洋  
直直地站立起浪  
雄鷹猛抓一把  
冲向雲霄  
於突兀黑雲如壞山  
簇簇壓來時 橫天豪放

不管獨身如風中一葉  
但肯定身已箭在弦上射出了  
沒有穿不透的  
銅牆鐵壁  
何況  
微至極微的文字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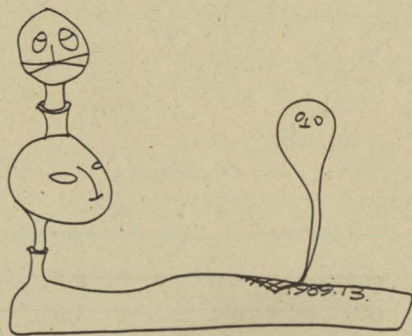
## 漂泊

雨別雲離  
適於天地變幻  
早晚氣候難測  
難測自有難測的笑聲淚影  
笑是我他笑  
淚是我的淚  
縱使自己開成一樹梅花那般瘦  
瘦  
也是我的瘦

註：陸放翁詩：

「一樹梅花一放翁。」





## 給小弟

親愛的c.c.，你好嗎？現在雖然已是午後四時了，但是天氣依然如斯潮濕寒冷。這使我想起去年的今日，我們暢游日萊峯的情景。那天我們冒着微微細雨登山。我們縮瑟在車廂裏如沙丁魚般，卻一點也不感到寒冷。你坐在我的身旁，帶着關懷但憂悵的聲音問我冷不冷，然後你擲了草綠的兵服夾克過來。我本想說不冷的，但看看你又覺盛意難卻。

上到山峯，我的心情隨着氣候而改變，很寒意重重，因為我期盼中的人兒沒有來，而且我還發了燒。那天夜裏，當大伙兒圍着營火燒雞翅膀烤番薯時，你卻問我有沒有興趣去看霧，於是我就跟着你沿着長長的松徑到山邊去看霧景。那時的霧像極無數個幻靈正在空中飛舞，我彷彿看到許許多多恐怖的白色臉孔向我們飛奔而來，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來。你看出我的不安，拍拍我的肩膀細聲地說：回去吧！

我除了抱以感激的目光外，真的也不想多說話。那夜，我們裹在暖暖的被窩裏談了許多心情以外的故事。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喜歡上你了。你的乖巧和懂事使我忍不住要疼你。於是，我說要認你做小弟弟，我暗地裏還幫你留意看那個女孩適合你；我想，被你愛上的女孩真是幸福。

## \*若小翔

後來，你就在人前人後喊我大姐姐了。每當你來到「筱攔」，你總是在樓下喊：大姐姐在不在啊？於是，每個「筱攔」住客都知道你和我的關係了。算算日子，你喊我姐姐也喊了有整一年了。我這大姐不但沒有盡到做姐姐的責任去照顧你，卻反而常令你操心、擔憂，講起來真是慚愧極了。

九月的時候，你從星洲回來領取文憑。大伙兒在富都的肯德雞餐廳設宴為你們一班友好慶祝。我幾個月不見你，發覺你長得更瀟灑更壯健了。你身旁還拖了個女子；她的樣子蠻配你的。你介紹時不敢說是你的特別女友，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晚我們談得不多，因為你必須時時刻刻照顧你身邊的女伴。我沒怪你，當時我也是從老遠的家鄉摸着黑路趕來的；很累了，也懶得說話。你似關懷又似詢問的目光投了過來，我只好報以微笑，那麼久了，小弟，你也該瞭解我的性格。那場宴會終於在唱着「友誼之光」後結束了。過後，你回到星洲工作去了。而我們的朋友也在那場宴會後，散了。多少年了，這句老話一直流傳着，「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沒有辦法不相信它的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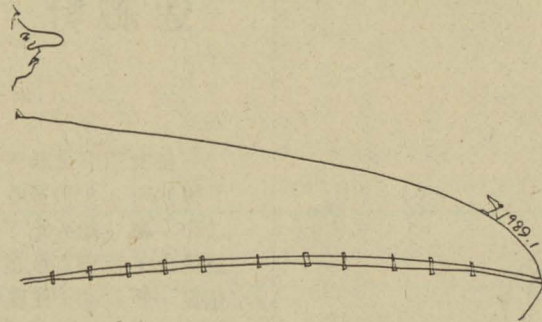
前些時候，我領團帶着小瓜

們到彼邦去遊玩。你在酒店大廳坐了兩個鐘頭的冷凳才等到夜歸的我。在咖啡座裏，你輕輕地告訴我你失戀了，我只好看着你苦笑，因為我那時候的心情跟你是一樣的，我想說咱們姐弟倆可真同病相憐呵！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算了，我告訴自己。

你說問題出在有了第三者介入，她要你給她一個月的時間以考驗你們的感情。你不肯，因為你認為變質了的感情即使挽回來，亦沒啥意思，你說你決定退出這場遊戲。你說的那樣堅決，我覺得自己並非如想像中那般瞭解你。我很為那個女孩可惜。是的，她有個跟《中國的最後一個太監》裏的女主角一樣的名字。但是，她並沒有那女主角聰明，她讓手中的幸福輕易地飛走了。或許她真的不是屬於你的。c.c.，算了吧！失去你，是她沒福氣。

冷冷的咖啡座裏，很奇怪地，都沒想到要貫常喝的咖啡。我叫了一碗ABC紅豆冰，你卻要了一杯冰凍檸檬茶。是想改變一下口味嗎？我想起日萊峯的濃咖啡，往日的情景是再也回不來了。從沒有任何能夠讓流過的浪回頭，畢竟我們都不是小孩了。你訴說彼邦的生活改變了不少你的人生觀。是的，你長大了也成熟了，那可是好事。我覺得你不再是我所熟悉的小弟弟了。只不過是你還如昔日般親暱地握我手擁我肩喊我大姐姐，沒有一絲猶豫，也沒有一點害羞。

十一點三十五分，你說你要走了，遲了怕趕不上最後一班巴士，我若無其事般跟你重重地握了一下手，然後看着你的背影逐漸消失在轉彎的角落裏頭，我想喊住你跟你說聲珍重。但我喊不出口，我的身子抖得如斯厲害。我怕我這一喊，會喊來許多錯誤。我希望你懂，小弟。我不是個勇敢的大姐姐。但，我希望我能永遠做你的大姐姐，至老至死。



## 代溝

武俠小說裏面，每當徒弟有犯錯，師父必罰他面壁思過。

但我不明白爸爸為甚麼把我關進一個小房間。小房間裏又沒有電機，沒有收音機，更沒有風扇；在炎熱的氣候裏這猶如一個火窟。還說在小房裏喜歡我做甚麼都可以：可以睡覺，最好是乖乖的讀書。於是，他為我搬來了那一大堆一大堆的參考書。永遠讀不完的參考書。

小小的鴿房關着我的軀體，卻關不住我的心。我的心，隨着白雲朵朵到處漂浮了。外面的世界多美麗，何必強迫自己在漫長的假期中終日浸在參考書中？

如果爸爸搬來些金庸、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進來，我會更加感激他的。但他沒有。只叫我讀、讀、讀，讀那些死書。每次的考試成績我又不是不合格。雖然不是名列前茅，但也是中等的了。中三的SRP還括了四粒A，他還嫌少。我從來沒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

我只不過近來活躍了些，我成了華文學會的副主席嘛！當然要落力點啦。我又想考「皇家童子軍」，當然是極力學習各種技能啦！少不了要到外地去露營、爬山。但爸爸樣樣都不准。我怎樣考嘛？何況我又不是一个女兒身！

## \*淨微

「你明年就畢業了，SPM，不怕考不好嗎？」老爸就愛唬我。

明年？哈！今年88年還未過完呢！美麗的七星期長假如果只讓你關着，是多麼掃興啊！華文學會十二月中舉辦假期營，我是副主席怎麼可以沒出席？現在還不能參與籌委工作，真是於心不安。

媽媽！如果媽媽不是在那場難忘的車禍中喪生，媽媽準會幫我說好話。唉！媽媽。

妹妹！妳去叫外婆來救我啊！哥……，我不敢！爸爸知道了準會把我打死的！

沒用的笨豬！妳可以偷偷的去啊！

試試看吧！哥……

「朱女，妳敢去叫外婆來我也把妳鎖進去。」爸爸的雷公聲一陣陣的傳進耳朵來，我的唯一希望已破滅。心底禁不住暗罵：死笨豬，爸爸到後面也不會通知我！笨死了。

除了嘆息，還是嘆息。

一天又在嘆息中過去。這種「苦刑」不知何時才能了。我唯有對着鐵窗外的白雲，發我的白日夢去。

唉！我不得不承認，兩代之間的確存有一條溝。



## 花 \*吳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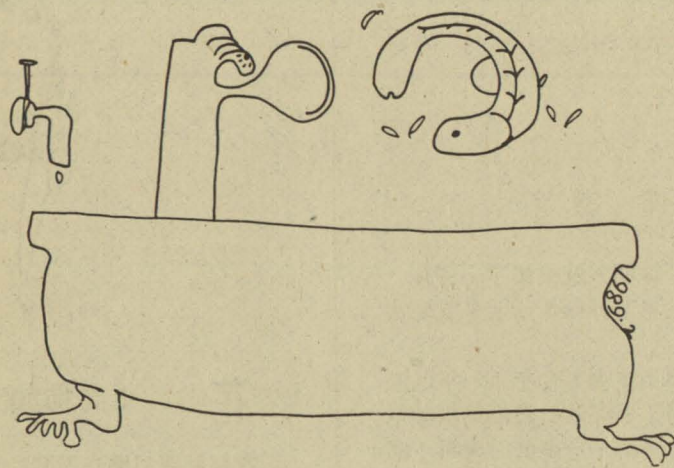
曾經聽過那麼一段關於幸福之花的故。有一個孩子非常喜歡花。他終日凝視着空無的花瓶；渴望得到一瓶美麗的花。他想，如果擁有幸福之花；艷麗芬芳的花，那該有多好！

孩子夢裏見到薰風吹過原野，在清涼的小河，在月色清冷的靜寂長堤，到處都有着夢想的幸福之花。正待他去愛護，撫摸一番。

夢醒時，孩子一顆顆辛酸眼淚，滴落心田。就在那一滴淚珠潤濕的土地上，徐徐綻放出一朵清麗可人的小花，它是幸福之花。散發出濃鬱的芬芳。他把淚拭去，望着這朵幸福之花，發出會心的一笑。孩子深恐鄰家孩子把花摘去，他便拿起剗刀，一剗便把花剗下來，插在空瓶裏。讓自己沉浸在艷麗芬芳的花香裏。但……不久花就謝了……

我想幸福之花是存在的。只要細心栽培，用愛心照料，它便是幸福之花。在你深深庭院中，輕風拂過，幸福之花在風中搖曳翩翩起舞，有如蜂蝶展翅飛翔。





## 你愛我嗎

\*林靈希

你要怎樣才愛我呢？不做林黛玉嗎？你以為只有你說我像林黛玉？從小，我給人的印像就是如此。而在看《紅樓夢》時，也總在看到與黛玉有關的情節特別感同身受。你也說過，我有一種古典美，為甚麼現在，你就不再愛我了？

我哭了。只為你即將遠行。你不但沒有半絲柔情慰藉（你說過的，如果我哭，你會吻乾我的淚。你大概已經忘了。）還擺出一副冷漠的臉孔，說你現在最需要的是「絕對的冷靜和理智」，我不懂。為甚麼要哭泣呢？你問。不過是去旅行，又不是生離死別。你說了一大堆道理，我半個字也聽不進。只覺得此刻的你好陌生，就像人行道上漠然疾行的過客。

你愛我嗎？否則見我哭得如斯悽慘，心中怎會一絲牽動也沒

有。還是你已不再喜歡我了？從前的你可不是這樣的；就是昨晚，也與今夜大大不同。昨晚的你熱情得足以把我融化，這其實令我十分擔憂，擔憂你給我的不是最深最真的情愫，而只是一種慾念；你愛我嗎？不要那麼保守，不要給自己太多限制。你說。這樣，你才愛我嗎？

不要學黛玉，你說。黛玉在此時此地是不合時宜的。我狐疑地睜大眼睛，那你是要我做寶釵？寶釵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你卻要我學她。我要學了她你才肯愛我嗎？堅強一點，你重覆又重覆，堅強甚麼呢？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樣樣依賴人？我要不依賴人了，你才愛我嗎？

孤標傲世偕誰隱？

一樣花開為底遲？

我不會當薛寶釵的，不會。永遠。

## 逸渺軒

\*若小翔

每次寫「逸渺軒」總是寫成「飄渺軒」。很多時候總把「逸」和「飄」給弄亂了！不曉得甚麼緣故。我蠻喜歡這種飄加逸的感覺。散散的，亂亂的。

喜歡「逸渺軒」是因為它的名字帶有許多灑脫飄逸的味道。再次是因為它的主人都是熱情健談、親切可愛的青年；如水華如婉瑩如華勇。再下來就是喜歡它的樸素書香氣質。

那天該是二月初吧。一個清爽的中午，我搖了個電話給小弟弟，探詢了它的正確地址後，我就拉着大江、小江整裝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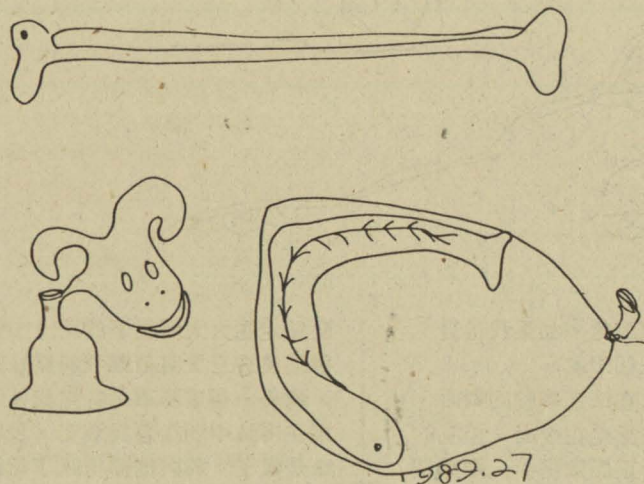
踏進「逸渺軒」，就看到走廊那裏坐着三三兩兩幾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他們在輕輕鬆鬆地抱了幾把吉打彈唱着民歌，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使人羨慕極了！

另一個角落放了張木桌，矮矮的木桌卻給人一種很硬朗的感覺。木桌旁坐着幾個大男生。其中有一個我是認識的。他是個吉打鬼才，曾教過我彈「驛動的心」。但他亦是個很自負很傲的傢伙。在陌生的環境裏遇到昔日的 Friends 的那種激動之感，我不知道你有無體會過。但我是很開心很高奮的。那班朋友正忙着做剪貼工作，有人在寫大字，有人在畫卡通，還有人修飾木扁；這些工作對我來說都是新奇兼有趣的。

我們選了個靠窗的角落坐下。大小二江眼明手快，靠牆的位子都給她倆霸去了。她們一股腦兒坐了下去就死也不肯挪出一點位來。

我們三劍客都不是來品茗的，因為咱們壓根底兒就不是茶客。所以我們嚷叫着要荔枝紅茶加冰加糖。後來想想好懷念茉莉茶

新葉篇



香呵。於是，又叫了一包茉莉，學人輕嚼慢飲。我一直喜歡茉莉的淡淡清香。感覺中，茉莉就是某一女神的化身，清爽中帶有幽香的味道。

大江拿出隨身攜帶着還沒寫完的信箋，繼續在那兒專心地寫着。小江則捧起一大疊《惡死門》在細心檢閱。我呢，因為坐位沒有得靠背，所以只好正經八百地跪坐着，一面翻看剛剛到手的會訊。我們名人做着各人的事，互不相干。那是她們答應陪我來的唯一條件，我當然不能抵賴。學院的大考會在兩星期後到來，我和大江早已脫離苦海，而小江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翻完了會訊，小弟弟他們還未到來，我耐不住東張西望了。在我左手邊有一大片竹簾遮住了本應是明淨的百葉窗，而右邊靠角頭那兒栽着幾枝日本竹子，瘦瘦長長的身軀，給人一種很堅強很脫俗的味道。我偶爾仰首看到

小江頭上有把大扇子，米色外加粉紅色。扇上畫四隻喜鵲站在梅枝頭，旁邊題了字：喜上眉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三角書架，在很整齊地擺放着幾本詩與散文集。我望着如此一個豐盈的小空間，心裏不竟有種莫名的歡愉，連小弟來到眼前也毫不察覺了。

小弟帶來了四、五位朋友，有舊識亦有新友，當然詩人朋友也來了。我們換了個較大的空間坐下。這回倒是我第一個搶着去霸佔靠牆的位子哩。待小弟的介紹禮完畢後，話匣子也就打開了。吱吱喳喳的男生談起話來聲音比女孩子的笑聲更恐怖。這邊廂的小江卻翻着不曉得從那裏弄來的歌譜，一味在自我陶醉地輕唱着。一個新友看不過眼了，也跑去向他人借了把吉打回來拋給那個寫詩的朋友，於是我們的恐怖歌聲頓時震撼了整個「逸渺軒」。

鄰座的那位吉打鬼才朋友和他的一伙朋友也不甘落後地大唱

特唱，彷彿有心要和我們開唱似的。後來咱們唱罷，他們都跑過來加入我們這一圈，並跟我們握手言和。到底他們也都認識小弟弟和詩人朋友的。

我想，我們都是瘋狂的一群。每次唱起歌來時總是毫無顧忌地大唱特唱。我不知道別人是以那一種眼光來看待我們，然而「逸渺軒」裏的水華總是帶着笑臉說：夠青春！有魄力！他還邀我們到那兒去開演唱會呢！當然，這是幾個星期後的事了。

但從此以後，「逸渺軒」成了我們的相聚之地。每每有甚麼慶祝會或聚會，我們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來這個地方集合。其他時候，我和大小二江經常沿着車水馬龍的彭亨律，帶着滿身的塵埃，抱着滿懷的欣喜，摸着黑黑的樓梯去敲「逸渺軒」的大門。每次輪到我開門的時候，我總是特別小心；因為怕門後的兩個小銅鈴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驚動了軒內的客人和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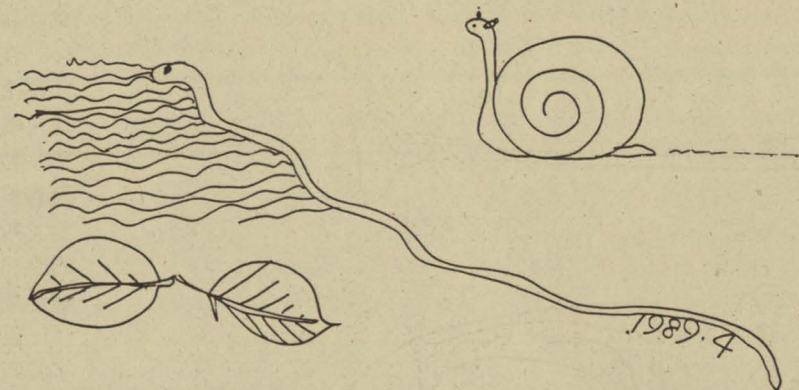
在不是週末的夜晚，「逸渺軒」總是迷漫着一股清麗蒼涼的氣氛，沉靜中帶着孤寂。疏疏落落的客人偶爾會發出幾句輕笑聲。更多的時刻，我們的到來才是整個空間的主人。在靜靜的軒內，我們可以為所欲為，大小二江和我都喜歡選擇僻靜的角落捕捉靈感寫歌寫詩、塗鴉沉思。

上來的次數多了，也逐漸和軒主人水華、婉瑩熟絡了。有時他們也會放下軒裏的事務，坐下來跟我們談茶道談創作談歌。或者我有時候功課太忙了，久久沒上去喝茶，水華也會搖個電話來談談「逸渺軒」的最新動向。我偶爾聽他們說那兒的生意淡了些，心裏頭也會有一陣痛。我一直喜歡它的純樸，也喜歡那兒的主人的好客與豪爽。我希望「逸渺軒」能永遠地維持下去，長長久久，久久長長。\*



# 回家

\*加愛



我想寫一篇稿已經想了許多天，現在寫了。我的朋友在一旁看《九命人》，看得喃喃自語自笑，我偶爾是囉是囉也笑。我買了一罐啤酒喝。你知道的我喜歡喝啤酒吸煙；如何才能不再墮落呢？唉，望門興嘆。另一個朋友躺在床嘔吐；每天晚上被你們吵到我不能睡覺。為甚麼你的心靈那麼脆弱？我罵。

以上是開場白。

我的朋友問為甚麼你要喝酒？我說因為我發神經。

昨天我又回家去了。交了錢給媽媽便走。臨走前採多多粒老板青毛丹放衣袋裙袋邊走邊吃。高興一點點。我喜歡吃的東西都是能夠讓我吃完後把其殼隨地丟的。譬如栗子。譬如蒸花生。我喜歡做垃圾蟲。甚至在學校我以老師身份也仍偷偷扔垃圾，刺激好味。我還喜歡偷東西。偷書偷美麗杯偷美湯匙。這也是賊。但我是絕對不偷錢的，誰敢罵我是類似的賊，我會恨他或討厭他很久很久。當然不會是一輩子。我不愛他。

噢，離題了嗎？

是。前晚我去法文學院看戲，出來時看見幾棵樹暗動動的立着，其中一棵傳來貓頭鷹水印的

立在樹的黑暗處。如果我畫畫，我會畫這一個印象。

我的家在法文學院的對面，正確的說法應是在後面，但它的後面像正面正面像後面，雖然明知後面就是後面正面就是正面，但我們總喜歡誤會。我說我的家在法文學院後面。這其實是我媽媽工作的地方。我真正的家其實在曾江。這一個家我害怕回去，而那一個家我更加害怕。所以我雖人在K埠，家在K埠，我卻很少回家。而我回到八打靈租的房子，路程是千里迢迢的；我在K埠工作。我回到八打靈租的房子，房子裏我的床才是我喜歡的家。只有在我很安樂的睡在床上時才感覺我有一個家。

前兩天我也回家去了。回去曾江的家。因為我好久沒回家讓外婆看看了。我回家除非有必要的事，如媽媽收到信要我解釋，沒有錢了，剩下的理由，讓我要回曾江的家的，便是要讓外婆看看我瘦了抑或肥了。

我這個家那個家的是不是讓人貓貓的誤會以為我有大母小母或大父小父？沒有。我現在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也只有一個外婆。

前兩天我回家了。帶一副黑

眼鏡走在大太陽底下的路上，彎進回家的三叉路口處我遇見妹妹，騎着一輛矮腳車，看見我停下來在馬路中間指着我駭笑。我妹妹是瘋了。我與她都遺傳了母親的歇斯底里症。她笑我像一個黑社會頭子。當我戴上黑眼鏡，大家都這麼說我。

那天我在外婆家，吃天倫之樂飯。我外婆家也在曾江，離我家非常近。我與外婆與阿姨與媽媽與妹妹瘋了一天，胡說八道。臨走前竟忘了交下回家錢給外婆，害我心日夜忐忑不安至今。

外婆家的九重葛長高了，我卻沒有長高。一棵樹這麼老了還可以長高，我這麼年輕卻不能長高。九重葛真耀眼刺目得美麗燦爛。

我的阿姨我的媽媽我的外婆我的朋友，他們都不很快樂，不快樂。我希望大家若九重葛耀眼刺目、亮麗美麗。明明麗麗的要一場。

為何我這篇稿寫了這麼遠沒回去起點？沒說回我在喝啤酒？因為現在我在學校辦公室。這稿寫了一個深夜一個早上一個下午。

看見的人你有福了，願你美麗如我外婆家的九重葛。\*

## \*阿細 小品三則

###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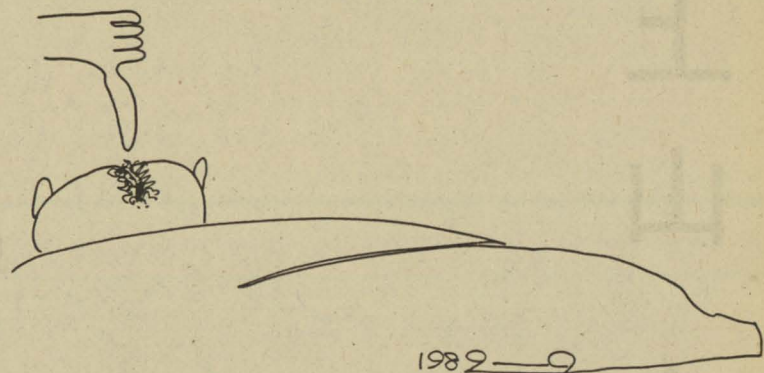
我們一共是五個人。我同阿梅坐在這邊。對面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男孩。我們在空中擺蕩，像一隻初學飛行的鳥。遠處樓座座指向天空像鐵灰色森林。海在我們下面。大約十四層樓的距離。有些淺綠有些淡藍有些灰黑有些泛白。我沒有細看。我努力不去想曾經發生過的任何意外事件，但「意外」仍然是我唯一想得到的字眼。阿梅觀望四周。對面夫婦在給孩子喝水。我覺得熱及慢及……

都是人。他從沒看到過那麼多的人。在前在後在左在右。沒有方向了。都是人。在東在南在西在北。他看到他的母親的臉在隔着許許多許許多人頭的地方陸沉。他最熟悉的人都那樣一個個消失了。人。人。人。整個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自己一個人。

(他說假如活得不快樂要那麼長命做甚麼。)

假如他在你身邊你想你不介意在此刻從這裏跌下去……你一點也不怕。因為他一定不怕。假如他不怕你怕甚麼。你想跌下去也沒關係。他一定會救你的——在他救了他自己後——再不跌就沒時間了……

我一下纜車就聽到我自己的聲音愉快地同阿梅說我們找東西吃先。



### 餓

我必須感謝因為我從未餓過。我很少在吃飯的時候想起難民。我想到的都是自己的事情。我在很有錢的時候也會想着吃奢侈的一餐。大多時止於冷冷的望一眼。我的手錶壞了我想着要買一隻但過了半年我仍然未買。我的錢都用來買參考書。我的參考書是用我自己掙來的一分一毫買的。我自己的錢給了我一點點可憐的驕傲。我望着櫥窗裏我絕對買不起的事物聳聳肩對阿梅說有錢到底是好的。但我必須感謝我從未餓過。

他能夠找到的且能夠吃下去的都吃下去了。以前吃不下去的都吃下去了。不大像能吃下去的也吃下去了。沒有食物的感覺像一個永遠填不滿的夢。在夢裏他熟悉的人的臉是漸漸陌生了。每天他的任務是使自己活下去。在另一個愛並不存在的世界他的唯一任務是活下去。

你說你不吃魚是因為怕刺。

(他取笑道那是魚骨不是魚刺。)

母親說多吃一點魚好。

### 找

我記起那晚被困在轉換站因為雨一直不肯停我看到許多人面人面人面往往來來急急忙忙為了趕回家我望着他們一點也不急我轉過身去看着亮起燈的很多很多座組屋在不很遠的地方我看着地下濕濕的水暗暗的影模糊的臉我覺得有一點點涼有一點點餓但我靜靜站着等因為我找不到回家的方法因為我的家不在這裏因為一座一座一座藏了許許多許許多人的組屋裏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人因為在這數百萬人聚居的城市裏我唯一的親人是我自己。

被困的人開始像草一般重新生長。他們開始習慣被破壞了的一切。舊有的秩序以另一種面目在受損的土地繼續操作。他的夢以另一種痛苦的形式出現。他在學習。每一件事物都異常罕貴且有其自身的道理。他看到他從未看到的。同時他發現一個有相同的夢的人。他痛苦也快樂。堅定而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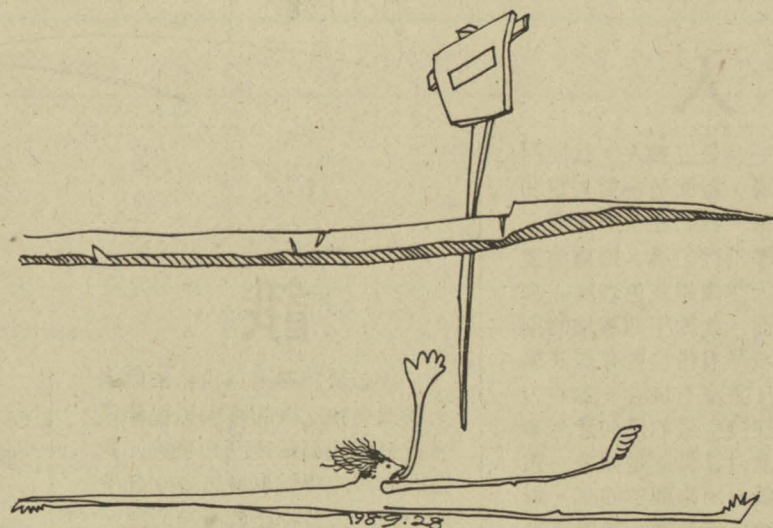
你說不要找了。請。

(他堅持要找下去——多麼可愛的堅持——雖然也找不到。)



# 上山

\*李國七



我們相約去看山。三天兩夜的旅程，趕巴士、搭火車，走長遠的路。我們經過一些鄉村，一些城市與小鎮，最終抵達再也沒有城鎮的地段。

初次見山就有一種親切感，也是愛罷，跟愛海一樣。印象中的山，是跟海一樣寂寥的，只是一個蔚藍，另一個翠綠。眼睛搜集的山，廣闊而且無邊，青綠色已經伸展到天涯。

我們是兩個人——雍和我，當然是他引路的。每年他都上山，他說他好像還認得路。結果因為不放心，我還是建議僱請山胞指路。這樣，就不會胡走亂闖。

我其實並不是初次探訪這座山。未出海前的那陣子，我曾經在不遠的山城當臨教。逗留整半年，我相當熟悉此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我的學生就是我最好的導遊。他們在這裏誕生長大，守著這座山城，對這個地方的脾

氣是摸得十分清楚了。只是和雍在一起時，我不喜歡主動，我喜歡讓他安排和計劃。

雍對這個地方不比我熟悉。他只是一年一度到訪，探他在此地教書的姐姐之餘，也上山看山。但對山的依戀，我們都一樣。或者因為我們是跟藍色沙漠為伍的那種人，綠色給我們另一種歡喜。

我沒告訴雍我跟這座山城的關係，他便不清楚了。我認為不是每個時候都應該把一切對人全盤說出。我跟他在一起是一段回憶，跟別人在一起，又是另一故事了。我們都不需要知道對方的之前和未來。

巴士掠過那個地區唯一的高速公路，掠過大大小小的村鎮，感覺是親切又熟悉。然後，在一個轉彎處的不遠，我們按鈴下車。從那個地點，我們必須步行上山了。

我們爬上一個斜坡，拐了一個彎，好像是沒有路了，路卻是

藏在羊齒植物與茅草之間。山胞揮動手上的長刀，羊齒植物與茅草一撮又一撮地飛上天空，另一些落在我們的頭上衣服上；背負著的背包，應該也滿是草腥味的碎葉碎草。雍把腰間的水手刀抽出來，當然是做個樣子而已。我卻不肯動刀，只緊跟在山胞的後面。這樣比較安全，又容易行動。

走過一段路，太陽漸漸熱了，背後的背包好像越來越沉重，汗當然也大顆小顆地掉落下來。我轉過頭去看雍。潮州人血統的他，整張臉已經給曬得赤紅色。我比較黑，應該沒那麼嚴重罷。我輕輕地笑，他知道我在嘲笑甚麼，就把手中握著的碎草碎葉拋向我。我沒有反擊，只是輕笑。走在前頭的山胞也參與我的笑聲。我們都是快樂的人，至少那個時候我們都很快樂。

笑聲停後，山胞用吉蘭丹的馬來土語跟我交談。他還認得我，他說他的三個孩子都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忽然感到不好意思，

我不是一個好教師。走在後面的雍當然不知道這些，他聽不懂吉蘭丹的馬來土語。

路在這個時候開始爬高。羊齒植物與茅草之間，漸漸出現較大的樹。風漸漸大了。大太陽底下的清涼，我們都很歡迎。

山胞提議我們先用午餐，休息一陣子，再前進。前頭的路會更加崎嶇難走，他說。

我們找一棵大樹，我和雍靠在一邊，引路的山胞靠在另一邊。我們嚼著麵包喝著水，沒有人說話。愛說話的我，或雍，在那個時候全沉默下來。可以聽到猴子的叫聲、鳥聲，還有風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所傳播的消息。不知名的植物與花朵香味，也開始在空氣中飛揚。我的心情馬上輕鬆起來。

「很倦。」雍在我耳邊低語。然後我們都逕自睡去。我竟然作夢，陸地彷彿在浮動了，人卻心平氣和得連自己也難以置信。夢醒已經是一個小時後的事，山胞喚醒我們，又是起程時候了。

「快點，快點，在日落之前我們必須趕到紮營的地點。」山胞催我們上路。

我們沿著樹根爬高，天氣很好，雍一直在說話。在山風中，話語卻模糊起來，我忽然有了牽掛。我沒專心聽雍的心事。前面走著的山胞正邁著大步，沒有說話，他是蠻安靜的一個人。這個時候，我會錯覺他是山的一份子

，寧靜得好像不吃人間煙火。他和雍是很強烈的對比。

風直颯，太陽光逐漸溫和，我們已經爬上半山，紮營的地段已經不遠了。三個人的腳步越來越輕快，結果比預定抵達目的地的時候更早。到目的地後我們便開始細心挑選一個好地點作營地。然後分頭做紮營、檢乾柴樹枝、起火等工作。辦妥後三個人圍著一團火，嚼著快熟麵，細細地訴說心情和心事。後來太陽放工下班去了，暮色如烟，越濃景色越迷濛。我們終於送走美麗的落日，就像送走生命中許多美麗卻匆匆的東西，有一陣模糊的傷感流過。忽一回頭，月亮正掛在樹的空隙間。於是夜就降臨了。

我和雍在月色下談了半個晚上的生活，伴著樹林裏的聲音，以及山胞睡熟後那悠長的呼吸聲。月正圓，但我們不能再欣賞下半夜的月色了，明天還有一段路要走。許多的錯過和放棄，生命也許就是如此。

次日凌晨，我是給一股寒意喚醒的。太陽未昇，只有霧幕，遠遠近近地張開。昨夜的火堆已經熄滅了，埋進火堆裏的蕃薯，正散發陣陣熟香。我把灰燼撥向一旁，把蕃薯撿出來，順便喚醒雍與帶路的山胞。

草草用完早餐，我們踩在未乾的草地上，走了一段很長遠的路。我們的運氣很好，沒遇上雨，據說已經好多天沒下雨了。太陽雖然猛烈一些，卻好過讓泥濘

伴著前進。

下午卻颳起好大的風，太陽給烏雲遮住，我以為一定要跟雨水相見了，還好只是陰沉，雨卻下不成。可以看到山腳的茅草與小樹木搖曳，像青色的重浪洶湧，任山風捲起。我們的行程頓時艱辛起來，必須逆風前進，必須捉著樹根枝樑以免站立不穩而滑倒。逆風的路一直繼續到傍晚，我們抵達山上時也就延遲了兩個小時。

抵達時，天色已經很暗了，到處都是貓頭鷹咕咕、咕咕的叫聲。少人探訪的山，乾柴樹枝特別多，我和雍快手快腳地收集一些，把火堆燃起，先煮一些快熟麵，然後才弄熟沙丁魚和肉乾。做我們嚮導的山胞，卻溜開去獵鳥。

他回來的時候，不止手上有鳥，還有三四尾一巴掌大的淡水魚。然後，他引我們走向一道清涼的山澗。

洗一個長長的澡，好像要把這兩天的疲勞都給沖洗掉。後來，三個人就面對火堆吃燒魚燒鳥。跟之前一樣，只有我跟雍聊著天，那個山胞卻溜去找他的獵物了。

歇了一夜，第二天在山上逗留一日，隔天就要離開。海上漂航的時候，我們計劃著上山，現在夢想實現了，我們也應該滿足了。心情一下子變得溫柔起來。喜悅是在於過程，而不是結果，我想事情就是這樣。\*



# 七時曼哈頓見

\*  
阿  
宿



室中仍散發着凌晨的昏暗，其實那是簾子遮密引起的錯覺。她睜開了眼有相當時候，看着光線一點一點地溜進來，輕滑地沒帶起半丁點的聲音。

衣櫃太高，她尖起了腳跟用力一拉，連着衣架沉重的大衣撲一聲掉到地上。奶白的床被之間，他的一頭濃髮原是向着這個方向，這時輕巧地轉了過去。室中仍凝着那種沉殿似的寂靜。他平靜地看着她把衣服和用品塞進袋子。然後，他緩緩地開口了，語氣十分輕，好像平時給她說故事般溫柔。

妳知道，三歲時，有一天父親不再回來了。沒有人告訴我，他去了那裏。母親說，你要乖，我照顧你。她在一間裁縫店工作，天天我蹲在車子底下看着她的一雙腳不斷地踩動。我覺得那是一雙神奇的腳。我不停地看着它們擺動，十分好的節奏，上面就響起的的的的聲配合着。上學後，我仍伏在地上一面看着她的腳不斷地踩踏一面做功課。後來我大得不能如此做了，母親把我送到學校宿舍去。一天我回去看她，打開門我看到她躺在床上，我跑前床頭，我說，媽媽，看，我帶了甚麼回來。我把獎學金的通知信拿出來給她看。她沒有張開眼。我撫摸着她的臉龐，把一些髮絲輕輕撥平。那雙神奇的腳依然整齊地靠在一起，好像她的出生就是爲了做這件事。

他健壯的手臂留在被單外，他仍然側着一邊臉靠在枕上。沉

默了一會兒，他再往下說。

妳知道，我有過更完善和美麗的女人，我只是要妳知道，妳給我的感覺是與他們不一樣。

她停下手中的動作。我等待這樣的話太久了，你不知道，這已太遲了，她說。聲音微弱得如恍動的小蠟心，彷彿口氣吹大一點就滅了。她把手插進大衣的袋裏，而漏進室中的光點從眼角滴了下來，迷朦地看了他最後一眼，拉開門，她走了出去。紐約的陰雲空氣從街上湧了進來。

坐在奶白的被單上，那陣溜進來的寒氣一下子裹着他赤裸的身體，他根本摔不掉。他抱着頭輕微地說，我愛妳。妳是會回來的。我從一數到一百，妳是會回來的。妳是會回來的。他開始倒數地等待着。

那是個十月天，東北部的溫度是再也升不過六十度，傍晚總又是多雨，不痛不癢地霏霏拂在行人間。下班的人肩擦肩地走過，像是在趕避那陣雨，事實上又不是，她經過餐館的門口還停下來看人家的「今日特別」餐牌告示，離開時用手拂拂大衣上的雨水，可是雨還是灑灑地淋在衣服上。

依莎貝拉背着個大布袋，內盛着許多繪測圖，沒打傘。她只好把大衣拉起把布袋裹在裏面。對於這種天氣這場雨，她是不甚在意的，到底在這個城生活久了，人就學會了那種漠不關切的態度。



推開一間意大利餅店，她走進櫃檯前喊：給我一個小的，要蘑菇和柏羅尼加芝士。電視上播着足球賽，塞滿了的人客拿着啤酒跟着呼喝。

安東尼，你做不做生意？她向那熟悉的大胖子老板喊。

小姐，這是「巨人」十三比十四呀，安東尼操着貫常誇張的口音說。

他賭了二百大元，「巨人」輸不得。依莎貝拉轉頭，看到說話的人立在身後微笑着。

「巨人」隊還是輸了，安東尼嘍咕着做大餅。

依莎貝拉捧着大餅用身子推門出門時，看到那個人仍立在那兒，依然張着不露齒的笑，用一種深沉究味的模樣看着她，使她覺得有必要還他一個笑容的樣子。

在潮濕的公寓中，依莎貝拉洗了澡出來，穿着浴衣一面用毛巾揩抹頭髮一面挽起澆水壺往盆植中淋下。雨還是在外面淅淅瀝瀝地下着，可是關在古老笨重大玻璃窗內的是另一個世界。澆水壺點點滴滴流下來的水，痕跡還在地板上。世界就如一種墨斯可玩偶一個套一個地縮在裏面。

電視在無聲地閃動着許多圖面，依莎貝拉忽然間希望有個電話響起來或甚麼的，可是沒有，她蜷在被窩中就睡着了。

直到那麼一天，那是個週末早上，陽光走了出來，照得一個露天市場也開朗起來。依莎貝拉一檔檔地跑去與人討價還價。

一百塊，打到底了，甜心。那個猶太女人不肯再與她玩下去。她看了看手中的絲巾，最後還

是說聲謝謝，還了給她，繼續向別檔走去。

一個黑人小子在抱着吉打唱着：我擁有妳，寶貝，我擁有花朵、春天，我擁有妳，我擁有妳，但是星期一還是會到來，那胖子房東還是會到來，我交不出房租，我擁有妳，寶貝，妳是我的夢想，我擁有妳，妳是我的全部，但是寶貝，我擁有妳。

那麼可愛的爵士，眾人高興地拍着手，紛紛擲下錢。依莎貝拉摸摸口袋，竟只有一張五十元鈔，她看了看，把它塞回袋中。

我這兒有散鈔。

她轉頭竟看到那張笑臉。她微笑地搖搖頭挨着人群慢慢地走開。在一檔花攤前，他拿起了一大束芍藥。

這是夏日最後的餘音，他說。她就接受了下來。深秋的陽光彷彿有令人在下街跳舞的力量。囂鬧的人聲，是一種不斷止的爵士，她彷彿可以如斯舞下去。在一個街頭上，他打開手上提着的大紙袋，揚起一陣色彩。他把絲巾披在她肩上，她的笑容擴張得連低着頭也不足掩護。不我不能接受，她說。爲甚麼不？他替她在兩端接了個結。爲甚麼不？她笑得更不可思議，歇斯底里似的就在街頭笑得驚天動地起來。他還是一貫地那種笑，根本看不出大悲大喜，最大的表現彷彿就只是意料中的稱心滿意。

到了傍晚他拉着她的手走上了一幢高樓，那種十分先進的電腦鎖，塞一張卡就開門。她知道那是他的住所了。她打量着室中的裝備。他在換床單。他的動作是工整的，看得出是極細心那款

人。

你常帶女孩子回來？她看着他。

他還在低頭理床單。躺在一條清潔的單子上是比較舒服，妳不覺得嗎？他說。

等他理好了被單，她下了決心似地說，我想回去，現在。

他扯開嘴唇拉成了一字型，還是微笑着點點頭。

第二天，她在辦公室中就收到了一束花，小卡上寫着：七時在曼哈頓街頭見。

那夜她把他帶回了小公寓。她低頭翻看從信箱拿出來的一大疊書信雜誌。他在地板上翻動着那些繪測圖，都是妳的？她點點頭。爲何不把毛衣脫掉，她停下了動作，然後就從腳下把毛衣裙褪了下來。厘絲邊的底衣仍掩護着那兩朵粉紅的乳頭。能不能連那個也不要，他再說。她稍爲遲豫了一下。妳可以叫我走，他說。不，我想你留下，她說。他走前去把一個長而深的吻印在粉紅的雲上。她把手指插在他濃厚的短髮中，竟然充滿快意。他在她耳邊以吹氣的口吻問，我能不能天天看到妳？她微笑了起來，答應了。

週末的早上，他們走在街上，他在街頭替她買了一大串鮮麗的汽球。如果它能帶着我往上飄就好了，她高興地跳跑着地說。就在不遠處的遊藝場中，他叫她坐上升斗風車上，然後給了那個看車小子一張鈔票，他就把風車開動了。她剛坐好沒見他上車已被轉到半空中去了。要不要喝杯咖啡，走我請客去，他對那小子說。你豬獯，我恨你，快放我

下來，她在高空中大叫。他坐在不遠的咖啡檯前，點上了一根烟。後來還是那小子把她放下來，因爲有人要坐風車。她下來了牽着那一大串汽球就向街另一頭奔跑。他追到她時，在行人道上緊緊地攬着她吻下去直到她的胸前。她不得不忍着癢搥打着他的背叫饒。他說，妳要乖，我就照顧妳。

他把她領到他的辦公大廈，看門人讓他們進去。她坐在他的辦公桌上，打量着說，你的辦公室真大。躺下去。她看了他一眼，順從地把背靠下桌面。把腿張開。她照樣辦了。他坐在椅子上，牽領着她的手往她自己的身上觸摸着，穿過衣服的底層。他說，每天，我就坐在這兒見着許多許多人，認識不認識，說着，賣我們的產品或買他們的產品，妳知道甚麼推動着我們天天如斯生活下去？那充滿詐奇的詭計，只有那點是新奇刺激的。他把她的手放在她兩腿之間的位置，穿過那層極薄的尼龍織物。她的笑容中充滿了信賴，好像她再笑大一點就會盈瀉出來。最後讓我看見了妳，妳感覺到我嗎？但是我感覺到自己，在兩人一大堆累贅糾葛重疊的冬衣毛衣隔着間，他躺在地上面如斯說。

他是個喜歡送禮物的男人，而且都不在聖誕節裏。她收到的不僅是鮮花，第五街的衣服飾物，花樣越來越多，有次竟是一頭純灰的暹羅貓。坐在辦公室中她簡直專心不下來工作，時而想起某些事自己輕笑起來，有時則全

身神經敏感起來，不可抑止的衝動和刺激宛如抽筋般痛苦。

她忽然好奇，她不在的時間，他到底是怎樣的。就在午餐前十分鐘，她走出辦公室穿過橫街，在他的辦公大廈看到他隨人群走出來。她想喊他，但是中間隔了太多人，後來她看到原來他是牽領一個女人的手，上了街車。女人回頭看路時，她看到那是他的女秘書。

當夜她在曼哈頓的街頭等他時，雨勢是越下越大，而且是刺骨的寒冷。但是她下意識固執地不躲避。待得他頂着一把大黑傘出現時，她已開始不可抑止地抖顫起來。他把她帶回去，替她抹乾了頭髮身子裏上綿被，然後煮了鴿湯在床頭餵她吃。我不知道你會煮食，她說。我會煮很好吃的東西，他說，依然是展着不露齒的笑容。靠在他的身上，透過他那身厚衣褲和綿被，他那溫熱的體暖一陣陣地傳流過來。他用毛梳子耐心地一下一下的把她那頭濕髮梳乾着。今天中午我看見了你，我想叫你可是隔得太遠，後來我跟了你們到桃莎酒店，她漫不經心地說。他絲毫沒有受影響地一下一下地梳着。她很漂亮，她加一句。她側着頭從垂下的頭髮縫洞中用眼角看着他。你也常帶她回來？不，這是我們之間才有的，他說。你爲甚麼總是這樣笑着，從第一次看見你到現在總是這樣胸有成足，她撫摸着他的臉說。他依然是沒有露出聲音地笑。

妳還見不見以前的那個男朋友？

我兩次沒有赴約後，他不再

來電話了。

有沒有試着去交其他男朋友？

我不知道，我正想着這件事。

快睡吧，着涼了恐怕還會發高燒，明天上不上班？

我不知道，我在想着。

別想太多，乖，我會照顧妳的，快睡。

唔。

黑暗中，她張開了眼，你睡了嗎？她問。

嗯。

你能不能再睡近些，我覺得冷。

他挪動了身子靠過去，用一隻手臂把她頸項下的空隙塞滿，另一隻搭在她的胸前。

還睡不着？

我試試，她回答。

他把嘴唇按在她的額上，用手撥撫着她耳跟後面的頭髮。

淚水從眼角落了下來，一滴一滴往側面的枕頭流下，然後留下一片清涼的冷意貼着她的臉頰。

黑暗如一個瀟灑的陷阱，隨意浪費着，沉澱得像完全無動機，可是那是一張網，緊密得沒有半絲空隙。

依莎貝拉不敢動，怕他也跟着醒。她注視着那張奇異的臉孔，這張臉孔有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睡得十分平穩，連鼻息都不會大聲，好像在堅守着天機不可洩漏的神秘，一種十分私人的姿勢。他的體溫是暖和得使人感覺到在他懷抱中就可以活上一生一世，而一生一世就是這樣過了。

她不動聲色地輕輕下了床，室外大片的白光一點一滴地無聲地溜了進來，掉進她的眼中，落在了手背上。\*



# 貓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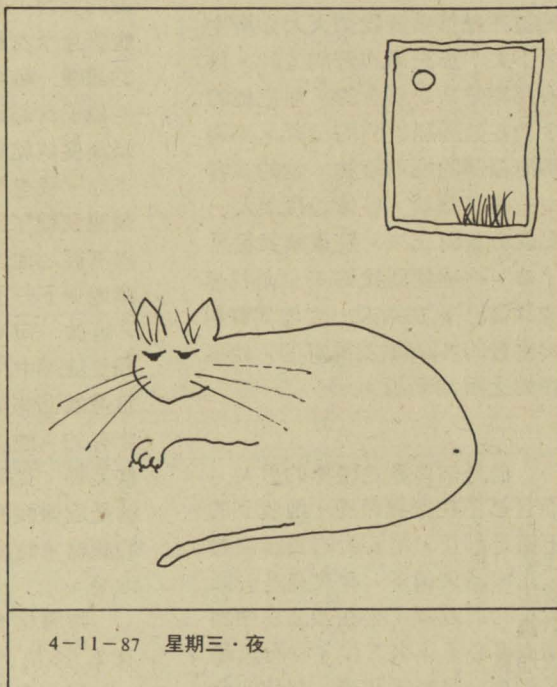
\*鞠藥如

10-10-87  
星期六早

## 貓戀曲

曾經  
有1只貓  
在陽光肆虐的  
窗腳下  
做了1個夢

傍晚起  
貓就上路  
往陰鬱的林子去  
抱着1棵細瘦的樹  
蓬着貓鬚  
懶懶的細心的輕柔的  
搖  
透着油光水綠的葉  
1片  
2片  
片片片片  
落下來



4-11-87 星期三·夜

## 章一

23-9-87 星期三·夜

雨剛開始下的時候，還是一小滴一小滴的。彷彿天並沒有認真要下一場大雨；因為抬頭望望天色時，不黑，太陽還低低地躺在不遠處高山頂的那片橡膠林梢。天只是比較昨天，比較昨天的昨天要昏了點，要灰了點。沒有黑麻麻的雲，沒有吹大大的風，沒有雷沒有閃電，又怎麼又會有雨下呢？她心裏不停的嘀咕着。菩薩，要下就爽爽快快的下一場吧。再不下，菜都要死了。

等天果真模糊了起來，風也開始颯起來的時候，她依然不肯相信晴了這麼久的天會來一場雨。胡椒園裏的草長得比一隻手還要高。她的右手緊緊地握着一把老舊的草刀，左手就捉着草尾，一刀一刀的砍。砍在草頭上，草就斷了，只留下一個有根藏在硬土內的斷頭。她的屁股挨着地，滿褲子都是泥餅，那剛砍斷的草頭尚湧着汁，屁股越過草頭後再擦過沙地只感到涼颯颯的一片冷。而草叢中時而會跳出一條蟲，或大或小，青色的，褐色的，弓着身體滾在草堆中。她會毫不經意似的極自然地把刀口向下一壓，再用多一點點力氣壓一壓，拿起草刀再繼續砍草。不需要看一看那一條蟲的，管它是大蟲還是小蟲，它反正是一條死蟲。有時草堆裏還會爬出一條蜈蚣，不是

細細瘦瘦的看了不怕人的那種，而是一個肥人的姆指般粗。從草中溜出來的時候快得使她來不及嘆卡啦卡啦的站起來；就有這麼一次，一條慌張的老蜈蚣竟直直的向着褲口竄上來，驚得她丟了手裏的草刀，嘆的就站了起來，雙手掃着褲面雙腳不停地跳跳跳，蜈蚣被抖落下來後立刻變成一條爛得皮開肉綻的死蜈蚣。

還有半片的椒園未除草，真下雨吧，也是好，明天再砍也砍得輕鬆點。她的左手掌密密的是泥土，額前的白髮長得真是厲害，一低頭眼睛就要被遮住。她放了捉緊的草尾，抬起手把髮往後一撥，稀稀疏疏的灰髮白髮就硬硬綳綳地絞在一起了。

落水咯落水咯。翻過她的椒園和可可園後是一座種滿可的山丘，山頂的世聰媽直着喉嚨的喊叫聲徐徐地飄過來。死仔拖，死去了那裏還不快來收可可還不快點來收等一下灑濕了看我打不打死你死仔阿危阿危落水咯仲不回來收可可嘩嘩阿拖阿拖阿拖阿拖。然後聲音沒有了。她坐在地面上眯着眼看着那包圍在橡膠葉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陰沉沉的。沒有法子把整張臉向着天看，也沒有這樣子看天的習慣；她根本就沒有看，抬起整張臉看天也讓天看的經歷。眼皮沉重得撐

不起，就是撐起來了，也只露着兩粒小小黃黃的眼睛嘟嘟轉。不是眼皮腫胖得抬不起，而是根本抬不起。

雨打下來的時候，真像射。她雙手緊按着地，黑色褪成灰色的半長褲的兩片泥餅粘濡濡的朝着烏了臉的天，慢慢的，慢慢的，板直腰骨站穩腳步，沒有卡啦卡啦也沒有猛向前撞，她往砍過的地方尋回去，找那頂破了頂只剩帽沿的草帽。矮矮的胡椒青油油，但也有許多枯黃的葉。才一年的胡椒，還沒有攀到柱子頂。天色真的濛了，看不清附近的景色；潮潮的一片，使人懷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套着一層眼屎，怎也看不明。她用手背擦擦眼，看，再擦擦，還是濛濛。水很快的潑過乾地，變成粘膩膩的，蓋着失了魂的草屍的地。她的整個身體都濕透了，就連老式的束腰用褲頭纏腰的腰布也濕了。但她找不到她的帽子，被弄濕的泥手握著草刀的柄越來越握不牢，腳下也滑。她的大腳板一釘一釘的敲進泥地，費力的撥起時即刻留下五個粗粗大大的趾印。一棵一棵的胡椒沐在雨中，一片片的葉尖都迅速的滴着水，無聲無息的；也聽不到。

風大地把地掃過時葉子也紛紛的從橡樹身上滾下來，紅的黃的青的甚至連細枝，也在空中顛舞



## 章一之外

24-9-87 星期四·夜

短短片秒才嗒的交在土的手中。她艱難的舉步，攀微斜的山地。鬆鬆的沙質土壤毫不費力的就變成一團面粉，滑足的面粉。背也彎了，雨就索性冲在瘦細的背部。也好。冲冲涼。昨天就沒有水冲涼了，水池濁得黃腥腥的。還是快快回家把水桶翻過來盛水，不然又是白下一場大雨了。口裏才唸着，還沒有唸完，左腳板一滑，右腳板又沒有扣牢，就整個身子扒在地上，摔得心口作痛、頭發昏。幸好草刀沒有向懷裏放，不然可把草刀壓個正着。她雙手按着地面，只剩兩只黃黑黑的老門牙咬着下唇，水從撥下的髮際淌下來，刺得雙眼越加的迷濛。出了力，但還是爬不起來。爬，還是不起。

她就伏在山地上。兩邊筆直的胡椒像兵士般豎立。高處的泥水染着草葉冲進她的平扁乾痛的胸，不久就成了一個小水潭。下腹和腿親親密密的貼實着大地。爬不起，爬不起。好像大地和她，她本就是一體，沒有隔膜和不妥。

沒有恐懼和驚惶，只有心砰砰的跳得響得真難聽。她伸着頭向山頂望，望，爬，按地不起。阿拖阿拖。果然是他。

雨在風中掠過，肚子真是冷。她想。回去要喝杯熱熱的薑水才得。

阿拖兩隻手有力的捏着樓梯的扶手。她家的梯子是一條長長的樹幹，幹身砍成一級一級。每一級只夠放半個腳板，密密的梯級直直通上鋪着破板的曬台。天晴時，太陽把梯子曬得實實的還易走，天雨時，水把梯子浸得木心都軟了，確實不易走。她示意阿拖不要上去了，梯子滑，說不定還會斷成兩截，摔斷了腿就不好了；就是不斷腿，斷了梯子也是不好的。可是阿拖沒有理會她，繼續往上爬。她沾滿泥土的身體就平擺在阿拖濕濕的背後。破了又破補了又補的衣服發着陣陣不好聞的氣味。她乾枯的瘦手被水冲着透出一種淡淡的死灰，像那些落了漆的舊洋灰牆。圈着阿拖的頸，開始擔心梯子會不會真個兒斷了。阿拖啊阿拖，放我下來好了，我還能爬上去的。阿拖一級一級的踏下去，剩着大半個腳板在級外，手指死扣着靠在梯邊的扶手，也是一條長木，從曬台邊伸到梯腳，放着放着被上上下下的手掌滑過，木身光滑得像條不動的水蛇，較硬而已。

不要亂動不要亂動，我還能背你。阿拖心想。跌了我下去不要緊，跌了你可就不好了。好了，到樓梯頂了。阿拖把她放在門口。門虛虛的關着，一張灰白的

紙寫着兩個字要跌要跌的貼在門板上。漆掉光了，露着木板原有的顏色，但又比原有的顏色更加不好看。門邊也有幾個字，只是紙都破了，都爛了，看不出本來是甚麼字。阿拖不是第一次看到貼在門口的字，也不是最後一次看到；每次來都會叉着腰側着頭看，但還是看不懂。她直直風乾了的鹹魚般的身體，小心翼翼地走去放在屋簷下的皮蛋缸邊舀水洗手上、腳板上的泥。阿拖見了，一聲不響的走去幫她把旁的水桶翻轉過來，拉過那根連着屋簷的水管，水叭啦叭啦的衝進空桶內；真真實實的聽到了雨聲。

阿拖朝她露着沒有牙齒的嘴笑，黃黃的頭髮參差不齊的整個覆在頭皮。水珠從髮尖滑下了黑黑瘦瘦的頸，再流進濕衣服裏。他光着腳板，十個腳趾又乾又硬又粗，雖然被水浸過，但硬皮始終是硬皮，浸不細嫩。等雨停了才走，她說，我有衣給你換。然後去拉開那塊木板門。阿拖站在門口前、雨打不進的地方，望望雨，又望望門。望望從屋頂上瀉下來的雨，又望望從她的舊衣上淌下來的水，決定不走了。

她開了門後就跨步走了進去。阿拖轉頭看她時，只見屋子裏一大片黑沉沉的暗光。濕了的白頭髮浮在那團黑圈裏，有種說不出的詭異。她就直直的走了進去

，沒有回頭看他一眼，也沒有說話。屋子的客廳就在黑黑黑的廚房旁，阿拖依舊站在門口，就從四週亞答洞透進的光，他可以看見灶上放着一個黑色的小茶壺，一個黑色的飯鍋一個黑色的鏟，灶下的幾條橡膠枝。地上都是水，屋頂漏得真厲害呢，他想。

她掀開那塊舊得像擦腳布似的房門帘出來時，看見阿拖還是抱着雙手讓水滴落在地板上，不禁有氣。一陣大風夾着雨就在這時沒頭沒腦的一簍兜了進來。她本站在大門口，慌忙一閃，水珠進了門，阿拖也跳進了門。噼啦一聲大響，把門掩上了。屋裏立時滾進了黑色的大海，半開着的小窗送不入半絲光。

她把手上的舊衣和舊褲遞了過去。阿拖蹲在門邊沒有動，也沒有接。她的手依舊拿着。阿容的衣，你穿吧。她沙啞的道。阿拖抬頭看她，黑暗裏也看不清她的皺臉。拿去呀。別冷到了。她說著還用力揚一下手上的衣。去穿。彷彿動氣了。阿拖緩緩地立起，接過手上的衣，就站在門邊脫了褲子和衣，穿上了。

她沒有動身去生火燒開水。暖壺裏裝的是幾天前的冷水，也許喝完了，也許還沒有，不記得了。她就縮在牆角。牆上貼着的是幾張沒有了顏色的海報和日曆。明星是誰，真不知道。問蝦女

她們好了，也許她們還會記得是哪一個戲子，雖然都過了這麼多年了。

雨仍舊沒有停的意思。天黑了嗎，屋裏沒有鐘。很久都不知道時間是怎麼跑的了。看阿拖，也是靜靜地坐在門口的角落，腳邊放着一把巴冷刀和一堆破衣。風從背後的板隙中擠進來，一定很冷吧。不要坐那邊，坐過來。她說。阿拖憨憨的笑，果然聽話，抓起了刀和衣服就去坐在她旁邊。

橫放在地上的是幾張報紙和傳單。阿拖喜歡大大張的紙上滿滿的放着許多字。他知道都是字，有人真的看得出那是甚麼字。阿拖左看也看不懂，右看也看不懂，但他是真的喜歡把這麼大張的紙翻着看。看字不會看，看圖總是會看的。一個人頭被字框住，許多個人頭被字框住，兩架車子粘在一起，或是車子下面的四個輪子向着天放。嘖嘖嘖，怎樣子跑呢。有段時間他常往別人家跑，腰裏綁着一把巴冷刀，背着一個籃子，狗遠遠的看到他就死命地吠。他有時會拔出巴冷刀作狀要砍狗，狗吠得更兇了。狗的主人一看，阿拖你又來做甚麼？看報紙啊？沒有報紙沒有報紙。快回去快回去。不然去叫兵哥抓你。還不回家啊，跟你媽說。他就掉頭走了。



25-9-87 星期五·夜

有着得了得了的意味。那些日子，她的破屋子最最熱鬧。跟她親親熱熱地說話，跟她親親熱熱地笑，比阿容對她還要親熱。

有一個午後，世聰媽家的收音機開得大大聲，從山上傳下來還可以聽到人唱歌的聲音。她病懨懨地躺在床上，虛虛浮浮中彷彿聽到車子的機器響，很遠，又很近，遠遠近近，車聲歌聲，意識裏自己一腳就踏下了床，開門去看看誰回來了，但又發覺自己依然四肢無力地平擺在床上，就像個死人，如果連眼皮也不跳的話。就在她又要跌入神智不清時，外面人說話的聲音響成一片，她卻不知說的是甚麼。已經走上梯子了，到了門口了，她記掛着要出去開門，開門，但怎也無法起身。腳踏下床，踏下去，但腳一動也不動。叫聲更大了，阿婆阿婆，然後，砰。這個砰，響得真是響。夾着男人的尖叫聲，整間屋子都搖了。她的耳朵真聽話，告訴她梯子一下子吱吱吱的亂吼，因為有太多的皮鞋、踏在級子上，然後車子轟轟轟衝上斜坡道，一下子又靜了下來。世聰媽的收音機也沒有歌聲了。

她側一側頭，望着房門口。一陣風吹進來掀起了門帘的一角，看見大門外的，太陽光真是烈得刺眼哪。傍晚時她盡力從床上爬起來時，就看到堆在曬台上的

那些傳單。

雨打在屋頂上生了銹破着洞的鋅片上所帶過的哀鳴慢慢地轉調。阿拖停了手上的翻紙，站了起來。她依舊縮在牆角。冷。轉個背，阿拖雙手放在褲頭上一拉，褲子就拉下來了。她看着他，雖然看得不清楚，卻沒開口。阿拖隨着又去解上衣的鈕扣，剛才只扣了兩粒，可以脫得輕快些。他拾起捆着一團的濕衣，拉出那條破了幾個洞的短褲，弓着身體穿上了。短袖的粗布衣，已經看不出曾經是個面粉袋子。前胸沒有鈕扣，阿拖再彎腰拾起那把巴冷刀，繩子濕膩了，一綁，沒有扣子的衣服竟然不會露出胸膛來。她靜靜地看着他。心裏也是靜靜的。還下雨哪，就走。但她沒有說出口。阿拖拎着穿過的衣服，手心還感到一片暖，不似身上潮得更寒。他把衣服往她懷裏一放，拉開門，冒着雨走了。沒有說一句話；沒有話說。也不能夠說。

她依舊坐着。兩條瘦腳頂着胸口。阿拖穿過的衣服微微地散着一種氣味。也許是衣服放久了，含着蟬螂的騷氣，不是阿拖的污垢酸。天越發得黑進來了，混着一室的流黑，她就黑黑地坐着。

灶下的幾根柴濕濕地躺在濕濕的灶下。

## 章二

5-10-87 星期一·深夜

沾着鼻涕似的泥了。

她起身。塑膠桶黑壓的一大堆可可種子。蹲得太久了。膝蓋是一片酸痛和發麻，而褲子也打皺了，鬆垮垮地吊在兩條瘦腳上。再過一些就是阿容媽的可可園了。大家的地只有一條水溝相隔，大家的可可一樣的高，一樣的瘦，有時長得不一樣多果子。世聰媽說反正阿容媽檢不完那麼多種子，阿危啊你檢種子時看到就幫她檢囉，不然長大了就「沙揚」了。世聰媽又說，你檢了就檢了，不要說你檢過了水溝那邊，她記着世聰媽的話，每次檢種子時就會望望阿容媽的可可樹下。水溝十分的淺，一跨步就過了，她時常跨過這條小溝，一點也不費力。

她彎着腰在可可樹間轉。有的枝砍得很低又很尖利，一不小心就會刺傷頭或臉或手臂。太陽已升得老高了，可是躲在樹葉底下卻不感到燥熱。她放眼望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阿容媽的胡椒園，整整齊齊的排列着。雖然有野草，但依然是整齊。從橫的望過去，是一條直線，從直的望下去也是一條直線。她蹲在樹下，一眼就看見那頂破草帽露着半邊臉，泥土和草密密地壓着帽沿。而在那陽光下變了色的草帽，

下過雨的早晨，太陽出奇的好。她蹲在矮矮的可可樹下，一粒一粒地拾地上的可可種子。靠近樹林的園坵藏着特別多的松鼠，一個晚上可以咬幾十粒可可。有時果子都採完而樹上只剩下幾粒未熟的青可可，松鼠照樣把硬殼咬破，把裏邊的種子咬碎，那時就不能把種子拾回來了。

世聰媽的可可園有幾千棵。一棵一棵的伸着枝葉開着花長着果子。粘糊糊的種子一粒一粒地放在左手掌，一大把，才放進旁邊的塑膠桶。有時太久沒有來拾種子，種子就會長着小芽，那就得把根和芽去掉才放進桶裏，要是長得太高了，就讓它繼續長下去。她沒有穿鞋子。厚厚的可可葉上傳着一片冷。她的右手，姆指和食指不停地拾着沾上泥土的種子，十分專心，不需要想應該怎樣做才去做的熟練。可是她的專心卻被咬得痛死人的蚊子攻擊。不是一隻蚊子，兩隻蚊子，而是很多很多隻的蚊子，在衣服露出的手、腳踝、頸項，飛噙着沖撲着，叮嚙着。她的手掌粘着泥土，種子的肉發了酵滑溜溜地把泥緊貼在掌心與指。她一掌拍在腳面上，蚊子沒死半隻，腳面卻

已沒有漂亮的花紋的痕跡了。她起身，兩邊手掌在褲腳上擦一擦，把粘土擦在沾了草尖水的舊布上，向着椒園走去。放工咯大嬸。大嬸啊大嬸。沒有人應。她又叫，比較大聲點，大嬸啊大嬸。沒有人應。她走在草叢中，草都被跨倒了，腳板踏在泥地上，陰寒寒的冰腳。她一行一行地走過，張望，沒有人。而砍過草的地方，草頭藏在土裏青蔥蔥的又要長着新葉了，斷的死葉則絞着泥沙黃黃地躺在地上。

她就一路尋去，沒有人就是沒有人。不甘心，她要看到她，跟她說兩句話也好，就攀那微斜的山地，往屋裏走去。阿容媽的屋子在山背後的小平地上，從山頂望下去，只覺得夾在大樹間的屋子不是屋子，只是棵長得較奇形怪狀的怪樹，因為長得太久了，所以沒有人能夠叫出它的名字。她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斜斜的小路上長滿了綠草。綠得墨綠了，又濃、又密。阿容媽沒有雞沒有鴨也沒有狗。她記得阿容媽說籠裏的雞長得可以殺了，夜裏狗一吠第二天拿着玉米去餵時一隻也沒有，走在地上的鴨子胖嘟嘟的呷呷呷着沒呷多久一只也不呷了，她硬說是棚裏的拉子鬼趁她不在家時抱走的。而狗養了幾隻，就有幾隻在懂得汪汪吠人時不久就嘴裏冒着白泡沫，死去了。



她記得有一次阿容爸在下午回來，揹着一大包麻袋，走得真是急。她在橡膠園的小路上遇到他，沒有說話，四粒，眼睛對望一下，非常短的一下，他沒有停步地走，紅紅圓圓的胖臉上淌着汗，手腕處還重甸甸的吊着一個麻繩織的袋子，不知裝的是甚麼，她側着身子站在路邊，半邊破草帽遮了半邊臉，烏油油的嵌着兩片黑唇。阿容爸走得遠了她仍舊可以嗅到一陣又一陣的雞糞味，是母雞剛下蛋後所拉的糞味，粘在手上怎也洗不脫那種毒臭。她一路走一路嗅一路想，那來的雞糞味，一個人穿得這麼好有雞糞味，好像還有鴨子的泥

味，很奇怪的吧。她想呀想的，是真的很努力地想着哪來的雞糞味，所以這麼久了她還會記得那陣氣味，幾天後阿容媽說我的鴨子都沒有了，你有見到跑去了你們園口嗎？還有那只老母雞，用甚麼來孵蛋哪。她卻一句話也沒說；不知怎樣說才好。

茅草長得真是高，茅草的花，開着一坡地的綿綿白絮，遠遠地看過去，輕擺着的茅草花彷彿正睡着童真的夢。茅草的幼芽尖尖的依在筆直的綠蔭下，一腳踏下去可以刺穿一隻拖鞋而鑽進那板細肉。她沒留意茅草花莖下的芽，一腳踏下去，那待伸腰仰望日月的芽濕濕地浴在汁裏，夭折了細雨微風的夢。

## 8-10-87

，身體就像現在一樣，有股說不出的舒服和自在。她翻個身，就看見那棵尖不甩，有一個大樹枝被砍去了，在那段枝上始終沒有長出一段新的枝桠。大嬸大嬸，快回來呀，阿琦女斬了手指了。阿容媽一路從園裏奔回來，渾身是汗和泥沙，背起阿琦女就走，說要出大路坐巴士去醫院。她跟在後面急急地說，我叫她不要拿巴冷刀切尖不甩的，她不聽，一巴冷刀砍下去就砍到了。阿琦女伏在背後哭得死去活來，漸漸的聲音嘎了，也就變成了間歇的抽隔。左手中指的第一節揚也揚的在阿容媽的眼前晃，血紅的一滴一滴濺得衣服都濕了。阿容媽說你回去吧，不要來了，路還要走很久。她又害怕又慌張，不知如何好，爬過了一個大樹林後阿容媽回頭看她仍舊遠遠的跟着，就住了腳尖着喉嚨喊，回去呀，等一下又要受罵了。轉頭又趕路。她直直地站在兩棵大樹中間，眼看着阿容媽走遠，一轉身，飛奔着出了這片又黑又陰的大樹林，驚得牙齒骨都震了。喘着氣兼冒着冷汗，她握着一把巴冷刀爬上了那棵尖不甩，抱着樹枝死命地砍砍砍，淚影迷濛中覺得枝要斷了，可遲了，結果高高的拋開了巴冷刀，騎着滿幹的細枝和葉跌到長滿茅草的地上，下腹都震得麻木了。那年她十五，阿琦女八。那日阿琦女廿八時，左手中指少了一節就是少了一節，藏也藏不住的事。

## 7-10-87 星期三·夜

### 星期四·夜

她就坐在曬台的邊緣。圓木劈成的板已經腐爛得不能承擔任何稍重的東西。她瘦，雙腳垂在半空中，搖呀搖的，左腳踢上去，下來，右腳踢上去，搖得本來就會搖的曬台晃得更厲害了。但她並不就心會摔下去或整個曬台塌掉，要建了幾十年的東西一下子功夫毀滅掉是不可能的，只有一點一點的把木材把根基融蝕，到時叭啦一聲說倒就倒，慢慢的，且不驚天動地的交給塵土；真怕壓住嗎，也來得及跳開。曬台的板縫間厚厚的長着青色的苔和許多野草。靠近橙樹的曬台邊巍巍顛顛的長着一大叢風尾草和羊齒植物，而四週紅毛丹樹和榴槿樹的影子重重的壓在屋子的頂，木

門，蟲蛀壞的板且飛散着板屑的牆和曬台。風偶爾吹過時，陰陰的擠過樹桠，倒下的影子也舞了。

大嬸啊大嬸。她又叫了。坐在樹影下她可以見到水管浸在水桶裏，沒有衣服曬在綁在曬台的鐵綫上，門依然是關着的，但仔細一看，門並沒有關牢。她仰頭一倒，就臥在曬台上，整個背部涼涼的攤在還潮的木板。太陽雖未直接射下來，但那光綫還是強的，刺得她雙眼睜也睜不開。在微眨着的眼皮中可以見到藍得碧澄的天和一山一山的白雲。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很小很小，她就愛躺在胡椒樹的影子下閃着眼珠看雲。那頂變成淺棕色的帽子就枕在頭下，涼涼的緊貼着泥土

## 9-10-87 星期五·午後

沙沙……嗒嗒。屋裏有人。她翻轉身，伏在曬台上，頭伸了出去看堆滿雜物的樓下。在廚房的方位下是發着臭味的黑爛泥，正有一條小小的水柱從上面滴下來，慢慢細細的。她一頭泛黃的髮，尾梢都開了幾個叉，跟着往下看的頭殼而散着，像一張掛了幾十年的魚網。綫一扯就斷光了。她站起身走去開門。而門並未上鎖，推開，室內浮游着的是一掌的黑。她望向放着許多水缸的廚房，影影綽綽中阿容媽的上衣掀起，露着一個暗黃色平扁的小腹，正在綁着褲帶。

你沒有去園口呀你，我叫了你很久了。

唉，暈暈倒倒的暈不醒，尿緊得「不大汗」才爬起來的。

怪不得了，我一直叫你。做甚麼你，病啦？

這幾天人就不爽了。腳重重的。昨天撲在園口裏站不起身，還好阿拖背我回來。

哦。是頭暈就不要去園口咯，你又去。

不去又怎行哪？

她就站在灶旁，看着阿容媽舉步艱難的踏在破板上，兩邊手碰着甚麼就按着甚麼的走回客廳來。這堆在廚房內的東西有舊的木箱、壞的木椅、空的餅乾桶、掉了牙齒的掃把和一個舖着許多

麻袋的石磨和在暗裏的不清楚是甚麼東西的東西。阿容媽嘆的一聲就坐在牆角；牆角的那塊壁黑着一大片。因為終日被磨擦的緣故，又沒有挨過刷子的撫刷，一年是一個污漬，十年是一個污漬，何況是幾個十年；所以是黑到木板的心裏去了。

你做甚麼？

我檢可種子，看不到你，就過來找你。

她微喘着氣，胸口緊得真是緊，又痛，幾乎連一口氣也提不上來了。不用問，世聰媽一定是去巴利了，不然給個羅阿危做胆都不敢過來。

你吃了沒有？

她走去拿起飯鍋的蓋，一看，鍋裏清清的漂着一鍋水，聞着還有陣飯的餿氣。

昨天中午洗淨的，就沒有煮過。

點解不煮啫？

頭暈腳又重，又不想吃，就不煮咯。

她把鍋蓋拿起放在灶邊的一塊板上，那兒擱着許多碗碟碟杯杯盤盤油鹽味精瓶罐罐，一大塊板都是。順手拿起一個盤就往廳裏的角落走。那兒有一個皮蛋缸，缸口放着一片板，板上躺着一隻胖脹脹的白貓，尾巴尖的一點褐色掃在豎着的長鬚旁，正睡得方甜。

不好煮咯，我不想吃。

不吃餓死你等一下。

手一掃，整隻胖貓就連着那末斷的夢嗒的一聲滾在地上。妙。叫得糊里糊塗。妙妙妙。叫得又氣又恨。還是要睡，貓眼一閉，腳一擺，頭一縮，鼻子一抽一抽地吸着氣，長長的鬚鬚處的皮拉緊了又鬆開，鬆開了又拉緊，睡覺了，雖然不知睡着了沒。

你的米就快沒了。

姑寧說棚裏有，過兩天拿過來。不知道做甚麼，幾天了都沒有拿來。

拉子米好吃點，不似巴利買回來的。

你就煮多一罐，吃了才走好了。

不好咯。我一下就走了。

由得你。

她握着紅十字牛奶的舊罐子搗米，罐口刮的一聲刮着缸底，缸還不滿，用手抓了一把放下去，才滿一罐。米裏混着幾隻米蟲，蟲絲把米粒纏在一起，用力一擠，米粒破了，流着一手的蟲屍和米碎。

跟你煮一罐，今晚不用煮了。

她就着大門湧進來的一點亮光望着阿危，腦袋卻裝着一大摺的迷惘。頭真暈，坐不住了。阿危的袖子捲了起來，手肘處粗粗的縫着四條綫，大步大步的縫着一個長方形。不僅那衣服是舊的，褲子是舊的，連人的皮膚人的容貌也是舊的；而且皺。



她捧着盤子走到廚房角落的皮蛋缸旁，拿起一個小美祿罐子舀水，就着罐子裏的水洗刷手掌。指甲硬硬的護着彎彎的污泥，許是漬怎也刮不掉。她用指甲用力刷手掌，粘着可可汁拌的泥，滑滑的一片，往兩邊大腿一擦，昏沉中也沒看洗清潔了沒有，就又舀水洗米。

又要你煮。  
不緊要啦。

她提起小小的黑飯鍋回到灶旁。冷冷地散着一灶的灰，暗褐色的橡膠枝燒成的灰。遇了水，濕漉漉的一團鋪在橫着兩條食指般粗的鐵條下。她把飯鍋拿高放在鐵條上，彎身往灶下拾柴。

燒不着了這柴。

挑了一根又一根，都是濕的。就往大門外走。阿容媽不知何時已不坐在牆角；她掀開了那片房門帘，探頭進去。開着半頁窗的房間擁擠地放滿東西，一時間也不能看得清甚麼歸甚麼。泛着污污淡黃煙燻的蚊帳，鉤起了一邊紗，另一邊弱弱的從帳頂垂下來，彷彿這紗從來都是這樣子垂着的，一派怡然自得的樣子。而飛着幾百年般的陳荒舊夢的帳子裏掩着的婦人，跟被單和枕是同一個族群。

藥吃了沒？

沒。

外感散還是頭痛粉。

外感散好了。

她走去床尾，那兒擱着一個小盒子，裏面橫七豎八的堆着一包包一瓶瓶的藥。她撥了一撥藥堆，認出那包三角標外感散，拿了起來。床腳下攤着許多紙團，揉成一個圓球，都是三角標外感散和頭痛粉的包裝。

撥開暖壺的塞，瓶子倒不滿一杯的水。她拿起茶壺，用了力，然而茶壺卻是輕的，心裏扯得一陣痛，倒，壺蓋翻了起來，壺身再一傾，最後一滴水跟着壺蓋一起跌了出來。她撕開紙粘成的袋子，倒出藥粉來。白白色的粉，她不知也吃了幾百包幾千包。有一個男人選上了癮，一天不吃它四到五包就無力舉起動頭。阿容媽躺在床上，眼睛緊緊地閉着，彷彿忍受着很大很大的痛一樣，但又不是牙齒的痛，間中還夾着暈眩。她摸着她的手臂，冷虛虛軟綿綿的一點皮肉。

來吃藥。

她想起身，可就使不出一絲力氣。額頭痛得發燙；也不知是熱得發痛，燒着了裏面還是痛得熱出來。只能稍稍提起上身，慢慢地坐起，就着阿危遞過來的藥，抖抖的抖進苦澀澀的嘴巴裏。嘴角沾着白色的藥粉，大口大口地把冷極的水吞下去。她抱着頭，又躺下了。

火燒這麼痛。

你就睏一下了。

她出了房門，就輕手輕腳的

下了梯子到樓下抱柴回來燒。明顯的，屋子裏的老人又病了。不好發出大大的聲音，怕嚇着她，就會病得更厲害了；說不定還會死掉。樓下的柴堆也濕了一些，她就輕輕地扯底下的乾柴。乾柴一拉出來，上面歪歪放着的柴失了依靠，跟着嘩啦啦地落了下來。真是的。要跌也不要跌得這麼大聲呀。她拿着乾柴看着地上的濕柴，不管了，跌在地上的柴會比較快點乾。

地灶旁有個650的餅乾桶，她找來一根湯匙把蓋掀起，探手進去拉出一點橡膠絲，蓋緊，又從旁的箱子底下摸出火柴，點着了膠絲，架好了柴，火一點一點紅的開始燒起來了。

她走去看阿容媽，裏面一點聲音都沒有。仔細地看她的胸口，衣服還會一起一落的。她就走去坐在門檻上，兩個膝蓋支着領看門前的幾棵大樹。紅毛丹樹開花了，榴槿樹也有一點，到紅毛丹樹都紅紅的時候，到榴槿都會落下來的時候，阿容就會回來，阿容爸也會回來。阿容媽病得太早了。

她起身去看火，柴燒着了，但不旺，好像隨時都可以熄滅一樣。她推一推木柴，靠進去一吹，火嘆的紅了起來，又弱下去了。煮甚麼給她吃好。她去翻吊在鐵釘上的塑膠袋子，裏面裝滿了塑膠袋，走去小小的碗櫃邊，弄

開控子打開一看，小小的碟子裏不知盛着甚麼。她端出來拿到門口就着光，鹹鹹地躺着三片鹹魚乾。唔，飯熟了後放在飯面上蒸一蒸就可以了。碟子放回櫥子，還有一碟。黑黑的浮在黑黑的汁裏，舉近鼻端一嗅，餓了。就着光看着是菜的樣子，踏出大門外看，拈起一根，薤菜吔，不能吃了。

她四處翻，始終沒有找到可以拿來煮的東西。她知道胡椒園裏長有拉子葉、薤菜、芋頭、毛瓜、東瓜、長豆、羊角豆、小葱和其他的東西。但是要跑去園口拿回來又不能顧到飯，況且園裏

的菜不一定都可以摘來吃。就吃鹹魚好了。今晚才採一點長豆過來炒一炒。等着飯熟，沒事做，又不敢跑進房間，怕吵了她，就坐在胖貓的旁邊替貓捉起蚤子來。貓睡得正濃，伸伸腰，任着她笨拙的手指撥弄又長又白的毛。牆上貼着的丁佩、刑慧、胡錦、甄珍和其他的女郎笑得真甜；也笑了幾十個年歲的風華。

她拿着貓尾巴搔貓的鼻子，貓的睡夢被人攪一攪，心裏就老不高興了，貓鼻子又被人搔癢，心裏就更不高興了，貓鼻子又被人搔癢，一伸手，尖尖的爪就尖尖的劃下來。她縮手縮得夠

快，沒有被抓着。腳一伸，踢，把胖貓踢到了桌子底下。妙妙妙。氣死了。

踢死你死貓。

妙妙妙。

像隻剛放進滾油裏的蝦，她弓着身體，雙掌緊握，指甲都陷進薄薄的掌肉裏了，但冷還是沿着血管奔過上來。她把兩手夾在大腿間，心裏只想蓋上棉被，只要蓋上厚厚的棉被就好了。妙。貓又叫了。妙妙妙。

## 11-10-87 星期日·晚

阿危啊 阿危 不好  
撩隻貓 撩隻貓 等  
牠好好的睏覺。

她一個字一個字的在腦子裏越過，大聲點，說出來讓阿危聽到。說出來了嗎？嘴唇掀動了，但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也許剛才，很久以前說過了，語音彷彿還徘徊在耳邊。貓。睏。頭裏面的東西一閃就過，又現出別的東西，一閃，又沒有了。她閉着的眼睛依稀還會見到點光，濛濛的，但是光，又滅了。呵，又來了，那是光，細細的，柔柔的一點。

只是一個小點。頭真重，手真冷，但身體卻真輕，輕，要往上升去了，觸着蚊帳頂了。她緊緊地吸着氣，緊緊地把氣吐出來，夾在大腿內側的雙手鬆弛了，像那掩着雙腳的長褲一樣。軟。

樹葉輕掃着屋頂，沙沙沙，過來，沙沙沙，過去。垂着的一邊蚊帳紗被半頁窗引進來的風拂得飄起來，離了床沿，飄進去，親着床沿。一切都安睡在靜的手指下；入夢了。

大嬌啊吃飯了。

吃飯了大嬌。

唷，睏着啦。

她輕輕地把薄薄的暗紅色的被子從腰際拉起，輕輕地把被子拉到肩膀，高高細細的肩似要把薄被刺穿。她輕輕地把飯端出去倒回鍋裏，提起鍋放回鐵條上熱着，而茶壺裏的水正冒着熱氣，要滾了。她等着。水終於從壺蓋噴出來，嘶的滴在火上，火尾巴刷的竄起又降下。她把正燒着的柴塞進灰裏，攪一攪，火滅了。她輕輕地拉上大門，輕輕地走下梯子後，立刻奔在小徑上，疾步中跨倒了一路的野草。

## 10-10-87 星期六·早



## 章三

14-10-87 星期三·夜

啊喲我剛才就叫你走你現在還沒有走你是要我真的用掃把趕你才走是不是我沒有空看着你等一下又來偷拿我的東西走呀你聽到沒有。

還不走我真的用掃把打下來打死你死繃口。

女人的扁扁細細的臉漲得通紅，酷像欄裏的母猪般細的眼睛

都紅了。不知是生氣還是身體漲得血液沒處去，都棲在臉上了。她穿着吊肩裙，大熱天裏露着兩節肥到滴油的大手臂，臉上卻是含笑的，凸着下巴，那細細的下巴就安坐在兩層高的梯子上，肉騰騰的梯級。

沒得給你吃快走走了就再也不要來。

星期四

午後

他從窄小的走廊跳下梯級，三級當一級的碎碎碎 完全的站在樓梯腳，仰着臉望着樓梯頂，格格地笑了起來，唾涎也濺了出來。女人叉着掃把的細手指，啪啦的叩在木板上，抹腳布倏地揚起了一圈塵。她踏出門檻高高的立在梯子頂，舉起掃把作狀要摔下去，一邊不停地罵。

他習慣性地雙手叉腰，甚感有趣地涎着一張笑臉拉起眼皮張望着，那一疊聲的叫喊並不能擊倒他。而女人的裙腳飛起，露出了兩根樹幹般粗的腳和大腿，舉起的腋窩黑青青的伏着一個圓圈。倚在欄杆的兩個孩子頭，吧噠

吧噠地轉着的大眼珠不曾停過。女人拉起孩子的手，孩子的手指緊扣着木條，不肯起身。

看甚麼鬼呀你，這樣的東西你也看得。起來起來進去吃飯。

聽到沒有呀你，快起來。

啊喲你死繃口還不走是不是好我等一下就跟世聰媽說。

孩子們極不情願的起身，跟着進屋內了。他仍站在梯底，望着門內。客廳裏供着一個嶄新的神像，美麗的女人坐在美麗的荷花上，旁邊站着兩個孩子。而神像邊則供着祖先牌位。屋裏光線不明，他認不清框裏死去的婦人，但知道定是時常待他不錯的大嬸。自女人嫁了進來後，他就不會沾過一滴水了。

15-10-87

深夜

他側着身子，走到樓梯的旁邊往上眺，稀稀的見到掛在板壁上的相片。結婚照，一個女兒一幅，四個女兒四幅，一個兒子兩幅，兩個兒子四幅。女人在訂婚照裏穿着及腳踝的長裙，左手橫過肚子搭在右手肘上，男人齧着一排哨牙低着頭怯怯地站在旁邊。大凡是女人，自成了女人後，身上的酵餅就開始慢慢的溶化，滲進了血裏肉裏，揉着搓着，山也似的麵包就一日一日的成形了。

他走了，但不是寂靜的。三隻雜種狗在他遠遠地出現時就開始工作，賣力的工作加強了主人的憂心和不滿。他拾起兩粒石子，一轉背就往狗身上丟去，站住，格格，丟死你死狗。後退，猛撲向狗，狗吃了一大驚，急忙掉頭夾着尾巴走，狂吠轉為低鳴了。

他的額頭長得低，眉毛疏疏的粘着數得出的幾條，鼻子像車子輾過的鐵罐，只露着兩個大大的黑風洞。上唇裂了一個大痕，而下頷則長得短。黃黃的兩粒眼珠，遇上了常會令人明明的受着驚。任着口水滑向下巴，他一步走一步跳的上嶺，而心情是愉快的。那些死狗，想咬我，嘿。

16-10-87 星期五·夜

哪內，下去趕狗。

婆婆坐在門裏的沙發椅子包着一層假皮，假皮破了，坑着一長縫的稻草。哪內離了窗。一跳一跳地往門外走去。太陽正滾滾的潑着燙脂，曬台的岩木板都燻得炙腳。哪內的細皮嫩肉不敢直踏在板上，只踏着腳指頭，開了曬台樓梯頂的小鐵柵，登登登的下到梯腳。

狗比狗比過來。狗比！過來呀！

去找條棍子哪內。

婆婆頗亮的聲音飄到了樓下。哪內急了，狗吠依然不停。他僅站着，腰裏的巴冷刀冷冷利利的夾在刀盒裏，褲腳一口一口的缺着。還笑。哪內看他一眼。還笑黑黑黢黢的臉，老師說天天要洗臉，破破爛爛的衫和褲子，老師說要穿乾的衣服，十個腳趾頭重重地踏在石子路上，老師說要穿鞋子。哪內緊抱着一隻狗頸，狗牙尖尖的閃着光，她扯着狗毛，狗耳朵，狗比一擰頭一扭身，哪內幾乎絆了一跤。

死狗比，這麼壞不聽話。阿婆嗚。

打死它死狗啦。哪內，去找根柴，叫你去根柴掃下去就不吠了。

狗比不要吠不要吠。阿婆不

要打狗比嘛。阿拖，你上樓梯狗就不會吠你了。

哪內。

甚麼？

哪內眨着長長的睫毛，像扇子垂在新漆的玻璃窗口，掩着整池山光水色，一眨一閃一合一瞓，視不盡的閃電彩虹陰雨晴。他喜歡哪內。小小的時候，他見過哪內，就喜歡了。這女孩這女孩。真細小。於是時常偷溜。看一眼哪內，哪內還抱着奶瓶。看一眼哪內，哪內會得一腳一腳的上樓梯。看一眼哪內，哪內披着留海和及肩的髮，哪內。

阿婆。

哪內偎在婆婆的懷裏，仰着小臉，張着閃亮的大眼。看一眼坐在木椅子上的人。

阿婆，他幹嘛不會講話的？

婆婆粗糙的硬手指滑過哪內柔軟的髮。

啞人就是不會講話的人。

做甚麼不會講話？

他繃口。

繃口就不會講話？

繃口就不會講話。

他做甚麼繃口？

哪內，你問這麼多幹甚麼？

婆婆拍着哪內的小手，伏下臉來親着她的髮。哪內仰着臉時可以見到婆婆嘴裏的蛀牙還有一



排，不是假牙，是真的。一粒一粒都是白色的，染着一點點淡黃。哪內推着拉着婆婆鬆鬆的手臂，紅紅的小嘴嚙得高高的。

阿婆說哪，他做甚麼繃口？細路女不懂事不要問。

阿婆啊你說嘛，我要聽。我要聽他做甚麼會繃口。

他坐在木椅子上動也沒動；手沒動，連腳也沒有一踢一踢的。哪內看着他，他臉上總是笑，總是那樣，缺着上唇伸着下唇，口水總是流不完似的，滑了出來又滑出來，那眼睛，也是笑。

講呀講呀阿婆。我也要聽。他說。在心裏。

婆婆把哪內細小的身體推離她的懷抱。壓着久了腦前是一片悶熱，而哪內則正冒着汗珠，衣服背後潮潮了一塊。她支起兩隻長腳，小腿肚鬆鬆的吊在骨架下。哪內挪挪身子又靠了下來，婆婆攬着她的肩，拿眼看了他一眼。不要緊吧。心想。

聽說的。他媽媽以前懷着他的時候……

阿婆甚麼叫懷着他？

大肚子。她媽媽大肚子的時候，他的爸爸在門檻上釘了幾根鐵釘，生了出來就繃了口。

哪內坐直了小身子，一臉的不高興。

做甚麼他的爸爸要釘呢阿婆。生第一個甚麼都不知道，就是這樣了。我也不很清楚。

哪內狀似滿意了，但眼神是好奇和滲着滴滴的憐惜。真細小真細小，這孩子。上次見到她時才牙牙學語哪。而那顆小小的腦袋裏想着的又是甚麼呢。哪內直直的望他，偏了一偏頭。

阿婆啊那他有沒有讀過書？

婆婆嘆了一口氣。那口氣就吹在哪內頭上，頭皮燒燒的熱過。讀過一陣子的。

他不會讀。他不會說話。

他寫。先生教他寫。聽說還寫得很好。

後來呢？

後來底下弟妹越生越多，不給讀了。

做甚麼呢？

看弟妹，採椒割膠。

點解啊？

你問我點解？就是這樣囉，我怎知點解。

阿婆啊，他爸爸是壞人。壞人哦？壞人。

婆婆不語。一絲白髮從耳邊跌下來，垂在臉邊。

哪內站起身來，一小步一小步向着木椅子走來。小小的粉臉彎彎的眉，正笑着滿面的純真。闊大的褲子穿在小腳上，像個迎

風而立的稻草人。

他伸出手來。髒膩膩的手掌，紋路錯縱複雜，深陷着的是命運的鐵樹，沒有花的季節。

哪內回來。

哪內露出細細的白牙齒，嘻嘻的笑了，又一步一步極小心的走回婆婆的懷，依着坐。

他架起雙腳，靜靜的聽靜靜的看。知道了自己的故事又怎樣呢，他的感覺早就一次觸電，永遠的死亡，不是麻木而已。母親從來不曾低聲細語過，父親也是。反正他只能聽，聽得懂不懂是他的事，也沒有人會去在意他懂了沒有，懂得多少。而一個又醜又髒又啞的兒子，有甚麼好說的呢。人總是關心自己的，談話裏永遠希望講的是自己，雖然話題轉着的是自己時會有點不自在，但過後還是渴望有人再倒回話題，說自己。說着說着就會有種肯定和自豪感了。正因為從來沒有做過別人話題中的主角，忽然撞進別人人口中時，連吐出來的音調也特別嘹亮特別悅耳。也因為十分屏着氣的聽，而表面上卻是一幅若無其事的樣子，不僅聽得仔細，也記得認真。真的記着，且牢，此外又是沒有甚麼可記的，因為知道的事件並不多，所以都粘粘的記緊了。

他依着鐵柵站，整個人暴露在強烈的光圈裏。身上的汗和垢在熱裏慢慢的蒸放，汗浸濕了垢，形成了細細的溝，泥水溝，流下來。

過來陰的地方，曬死你了。

他看着哪內，不僅一眼。哪內已經進入屋裏，他又着腰走到門檻前，依着門框站。屋裏涼涼的一片，眼睛看來只覺一片不舒服的黑，過了許久才漸漸的明亮了起來。離開大門口幾碼遙的地方是面齊天花板高的牆，貼着牆的是一個高高的架子，架子上放着許多香爐。靠着通往廚房的小門邊上掛着一幅畫，煙把畫燻黃了，也許是後來才框進相框裏，但依然是燻黃了的畫。美麗的女人坐在一叢竹樹影下，下垂着粉臉，手上托着一個插着枝葉的小瓶子，背後則站着兩個孩子。畫的四圍是由人體的形狀疊成的字，認不來。而畫面陳舊固然是陳舊，但畫裏的肌膚則白皙的白皙，細嫩得穿過了畫面了。另一邊的架子上同樣的擺着香爐，酒杯和枯萎的新鮮的花。木槿、芙蓉

、勿忘我、細柔的玫瑰和許多不知名的細花綠葉，一瓶一瓶的安放在每個香爐旁。他初初注意到牆上的兩張瓷像供在祖宗靈位上時曾吃了一大驚，以為走錯了門又回到阿容媽的屋子，真的跑出門外張眼用心的看，四周風細花搖黃葉落的站在門口望出去是遠遠的一片景色清幽的樹梢和山坡，搞不明白。又很用心的記着像中人的樣子，回去後立刻跑到阿容媽家客廳的小角落，站在木椅子上仔細的辨別。那時節他跑得很勤，從鄉村尾走到鄉村頭，一路走一路記着像中人的樣子。兩張都記，兩張都一樣。後來記框裏的字，很久很久以後，才明白了過來。

哪內搬了許多報紙出來，堆在他跟前讓他翻。他坐在門檻上認真翻了起來。等着哪內走來坐在他旁邊一齊翻。有時他會故意壓着一頁，哪內翻不動時就會嘟着嘴，紙不幸撕破了時，那聲音可響得厲害，他的心也跟着響得連張口都不能，怕跳了出來。哪內會哦的一聲拖得長長的，婆婆會問做甚麼哪內，哪內說紙破了婆婆。婆婆不出聲，他的心才慢慢的不跳得這麼猛。但他是喜歡

這樣子的，冒着被責備的危險，是慘淡的年歲中一種不可抗拒的刺激。但報紙翻了許久，快翻完了，哪內並沒來。

廚房裏香噴噴的冒着氣和鍋鏟碰在鏟裏的聲音。再翻，依舊不見哪內。客廳裏一個人也沒有。靠門的角落放着一架彩色電視機和錄影機，小几上的盒子裏躺着幾盒錄影帶。天花板吊着的電風扇靜靜的垂在那兒，每片扇葉都鋪着黑黑的東西，像靜止的鐘擺。電綫繞着牆壁走，通到屋旁小屋的發電機裏。

腳步聲。他抬頭。高興。但不是哪內。

女人的肚子高高的藏在裙子下，微髻的髮和不笑的臉。這是誰？肯定沒有見過。踏入客廳的人彷彿也吃了一大驚，住了腳，有點不置信的瞪着他看。他坐的地方十分靠近垂着漂亮的房門帘的門口，看來她是要進房裏去的，但住了腳，轉身，匆忙的回到廚房去了。

他記得村裏每一個人的相貌，除非是新嫁進門的媳婦，但他知道哪內的叔叔住在巴剎裏，不會娶了老婆放在山芭的，而哪內的爸，是了。他放下報紙，站了

18-10-87 星期日·午前·午後



起來走去看掛在客廳右邊牆壁上的相片。哪內的爸穿着大衣擁着笑盈盈的新娘子，細細粒的就是方才的女人，擁着個大肚子。他扁扁的大頭側着，很用心的想着。只能想，想得出就有答案，想不出就永遠有得想。他記得自哪內會得說話起家裏就沒有年輕的女人了，女孩是有的，但都嫁的嫁出門工作的工作了。他的眼光射向祖先牌位，但沒有年輕的女人。他記得哪內的媽的相貌的，但眼前這個不是。頭真痛。想不明白。

他走進廚房，一眼就看見哪內坐在飯桌邊，高高的把身子趴在桌面上，正用功寫字哪。他走近飯桌，剛盛起的湯水裏濃濃的裹着肉香，熱氣形成的煙網正上昇着。他聞到香氣，嘴角更滑了。哪內自簿子的方塊字裏抬起頭，眼睛裏窩着一巢的不自然。桌面上散着許多書、簿子、筆、盒、尺。女人站在火紅的灶旁留心的看他。

你去看報紙好不好？

哪內微笑，童音裏有着很甜的憐憫，但在他聽來則是孩子的樂音。

他站着，沒敢上前坐到椅子上。

上。

去呀，不要站這裏。

哪內有點不耐煩了，但又不是直接的大喊。阿姨剛才不是說這麼可怕的一個人，怎麼可以讓他進屋子呢。哪內自小就見過這人的，所以並沒有甚麼。而學校裏的老師不是說過嗎，我們要幫助有困難的人，我們要同情那些可憐的人，我們不可以看輕別人。上道德教育節的時候就會說了又說了。

你們有沒有幫助別人？

有。老師我有。

哪內第一個高舉右手，興奮地叫。

好，哪內，你怎樣幫助別人？

我給飯他吃，我給水他喝。

真的嗎，給飯他吃給水他喝哦。他是誰呢？

我不知道。婆婆說他叫阿拖。他們叫他崩口拖。

好，很好。你們看，要不要像哪內這樣幫助別人？

要。

老師，做甚麼要給飯他吃呢？他有的吃哦。

阿拖這個人我知道，是啞巴，又要做很多很多工。哪內，他到家時是不是你們剛好吃飯？

是啊。婆婆看到他來，就會叫我裝飯了。公公還幫我叫狗比不要吠呢。

老師，他沒有到家。

好，假如他到你家呢，你會怎樣？有沒有人趕他走？

有，我媽媽用掃把叫他走。

真的啊？那你叫媽媽不要趕他走囉。

吔，媽媽會罵。

他會偷東西。

不會。

哪內怯怯的望一眼灶旁炒菜的阿姨。爸爸說你就快有個小弟弟了，要很聽話。阿姨不喜歡髒兮兮的阿拖，可是，我該怎麼辦呢，再跟阿拖好，阿拖會天天來，到時一定會給阿姨罵的。可是，阿拖這麼可憐，又沒有朋友，如果連我都不理他的話，誰理他呢。哪內心裏急得很，眼看着要哭了。

你到裏面去，好不好？

他點點頭，走回客廳裏，坐到剛才坐的地方，那兒散着從他腳跟上下來的黃沙，和汗濕的屁股印。

風從門口吹進來，夾着中午太陽的熱氣，把報紙吹得翻了起來，手一鬆，整張報紙吹走了。

裝甚麼飯給他吃。吃慣了以後就常來了。我看得不得。

阿姨奪了哪內手上的碟子，啞啞一聲碟子滑進了洗碗盤裏，濺起了盤裏油膩膩的水。

哪內楞了起來，呆呆的站在灶前。木柴正燒得紅光火熱的一片，映在臉上都是熱熱的。

去吃飯呀，不要站在這兒。

哪內回過神來。眼睛裏盛滿了淚水，要到飽和的狀態了，只要鼻子一抽眼一轉，就要全部滾出來了。

婆婆從屋裏走出來，哪內一見，奔去攔腰一抱就把火熱的小臉覆在小腹上，嗚嗚的哭了起來。哭得真是傷心。

又做甚麼了你，吃飯呀不要哭。

婆婆又摟又抱的把哪內拉上了椅子，哪內把面前的小碟子一推，索性伏在桌面上嚎啕了起來。婆婆有點不高興了。

又做甚麼了啊？快不要這樣。哪內的爸爸喝了一口湯，放下湯匙。

你要裝你就去裝囉。

阿姨看着哪內居然哭得這個樣子，十分的不是滋味。挾了一塊肉嚼了起來。

你做甚麼不給她裝？一點飯而已。

爸爸轉頭問阿姨。阿姨臉色沉了下去。

做甚麼哭呀你，哪內。來吃飯。

公公走來坐在旁邊，愛憐的輕撫着哪內的背。可是哪內仍然在哭。

不給她裝飯嗎。

爸爸說。阿姨聽不懂，心裏狠狠的氣着。

誰不給？去哪內，用你以前常用的碟子裝飯，阿婆跟你挾。

婆婆立即明白了。拉起哪內伏着的身子，替她揩了臉。

去呀哪內，不然菜都給我吃光了。

爸爸剛洗了澡，但依然流了一身汗，笑着說。

不要緊的，能夠給別人東西吃，也是一種福氣。來，喝你煮的肉湯，真夠味。唔。

阿姨的臉色和緩了下來，輕輕的白了他一眼。婆婆聽不懂華語，媳婦又不肯學他們的話，有時就靠哪內當傳音器。

哪內擦了眼淚，身子一扭，拉着婆婆的手。

阿婆嗚。

去呀，去裝一碟大大的拿來。

哪內又看了一眼爸爸，爸爸還是帶着笑容。身子慢慢的滑下了椅子，站了起來，飛也似的跳到碟子堆疊的地方。公公輕輕的搖了搖頭，扒了口飯。

哪內把鍋蓋掀起，拿去放在架子上。鋁質的勺子混在飯裏十分的燙手，她抓着勺子用力的把飯打鬆，一勺子一勺子的把飯盛在碟子裏。鍋子底下滑，哪內使了勁，身子一靠燒燒的燙着了肚子。低頭一看，不禁失聲低呼。

甚麼事哪內？

哪內沒回答。雙手捧着碟子走回飯桌。

裙子粘了黑鍋屎，不敢說。

爸爸看着她粉紅色的喱士布碎花裙子前黑黑的一片，搖着頭說。

是嗎，快去脫下來浸在水裏，等一下用肥皂一擦就脫了。

婆婆接過哪內的碟子，拿起湯匙舀碗裏的肉湯和肉，看了一

眼說。

公公挾了一片蛋和半塊大魚肉放進碟子裏。爸爸也挾了幾根白菜送過來。

裙子骯髒了哪內。

公公扯扯她的裙子說。哪內心裏不傷心了，又不敢把心裏的高興表露出來。畢竟才剛剛哭過，很不好意思這麼快又笑了。但她心裏是高興的，滿滿的喜樂盛在心湖裏，要溢出來了。

小心一點端進去，別瀉了。

哪內自婆婆手裏小心的端過碟子，一小步一小步的走進客廳。小小的手指捧着熱熱的冒着香氣的飯菜，哪內自己都想吃了。

阿拖呀吃飯了。

可是客廳裏沒人。她把碟子放在客廳裏的小桌子上，趕去門口看，也沒人。她心急了。走了嗎，可是狗比都不曾吠過。回來往叔叔的房間一瞧，阿拖正坐在地上看着壁上的畫像。

吃飯了。

搖頭，笑。

她走出去，小心的把碟子端進來，放在叔叔房裏的書桌上。

你吃哦，我不看你，好好吃的，我也要去吃。

婆婆挾了肉放進哪內的碟子裏，笑了。

哪內，你要是天天能吃這麼多，阿婆就心喜囉。

阿婆，做甚麼不給阿拖坐這兒吃？

他那麼髒，你敢喝他喝過的湯嗎？

爸爸說。

哪內嚥了一口口水，把飯全扒進嘴裏去了。

喔第一第一。

公公豎起了拇指，點着頭說。



## 20-10-87 星期二·午後

他的嘴角越來越滑越來越滑，要把蒼蠅摔死了，而那條鋪着白苔的舌，整個游在冒泡的口水裏，滾着蝴蝶式，拍着進行曲，一翻身，頭往窗外一伸，整泡口沫冲到石子路上，舒服多了。他靠着窗沿望着碟子。吃它不吃，媽的，肚子真是餓。不吃不吃，免得人家說每次都來乞頓飯，看死了是要來吃飯似的。吃它不吃，媽的，這飯看來真香。

阿婆啊，阿拖嘔。

甚麼？嘔在那裏。

曬台邊。

哎喲阿拖，你要嘔就不要在這上面嘔嘛，跑到下面去不是可

以嗎。哎喲，真是的，哪內，去叫爸爸放水來沖一沖。

阿婆啊，他的臉這麼難看，會不會死啊。

不會不會啦。阿拖快快回家去，不要玩了。

給藥他吃好嗎阿婆。

你去拿吧。阿拖進去洗手洗

臉，一天到晚都是太髒了。

甚麼藥？

Panadol 吃兩粒好了。

做甚麼你嘔，生病啊？你把吃的飯都嘔出來了。

媽的。這飯真香。吃它不吃？

吃。

不吃。

吃。不吃。

他的屁股碎的坐回地板上，把整張臉埋進手掌裏，故意不去聞那飯看那飯。哪內哭過了，紅紅的眼睛紅紅的鼻子。爲甚麼呢？媽的，肚子真餓。早上甚麼都沒吃，趁着母親出門去巴刹就一路走來了，而昨晚，媽的，吃的飯永遠沒這個香。

這麼餓。餓火燒上來了。吃它不吃？

不吃不吃。

吃。

吃。一伸手，把桌面上的碟子凌空一提，穩穩地托在手掌上，溫熱。吃。一口一口。嚼得急吞得快扒得猛；好吃好吃。真好吃。

## 章四

### 27-10-87 星期二·深夜

她就讓渾圓的指尖停留在那兒。

月的剪影貼在紫傘花樹上，月的切光漏過窗紗跌進牆角。極柔極淡的光形成一道粉白的圈環，頑固的籠罩下來，沒有一點要離開的樣子。而旋轉着的風扇帶起的掀動，吹亂了一枕的髮。

她不禁細細的低吟。緊皺的眉角漸漸的舒展，閉着的眼皮仍抖着濃黑的睫毛，像風吹過的芭蕉葉，而閃着亮光的鼻頭下微張

的雙唇，火辣辣的燒着一臉的赤焰。她挪一挪超過正常溫度的肌體，手肘一彎碰着了床沿的厚書，書皮與書頁快速的翻了幾個滾，《綠色的誘惑》就靜靜的攤在那兒。

除了她的心和血脈，一切都是靜止的。她的櫥和她的椅，她的衣和她的鞋，她的手和她的腳，她的窗和她的門，凡是她的和不是她的東西，都在沉靜的激流裏楞得如輕波微浪中的舟，一擺一擺，的。但她能夠十分清楚的聽到急驟的心跳和喘息和無法抑

制的悸動，就在四周，就在身旁，就在體內，彷彿要將她整個吞噬了。整個。不留任何東西的。

你就不能說好嗎？

不能就是不能。

但是我……

你不要說你有了，我可聽不得。況且老葉那邊你又不是不識的。

已經第幾次了，我不要。

不要是你的事。我警告你，不要坑上我。

你？

二百。夠一支針了吧。哼。

### 28-10-87 星期三·午後

她用力閉一閉眼，眼球閃過一層暗。指尖滑上了肚臍，膩膩的拖着一路的潮。震憾的麻醉踢躍着纖細的胞，牽引了全體的筋肉，緊緊的綳着，又，逐，漸，逐，漸，的，平復。她抵着的嘴裏吐出了一口氣，翻身，抱枕動彈不得的切在兩條浮着細細的毛髮的白腿間。

樹的鬼影子映黑三半邊窗，而月影，月光，依然沒有離開，但悄悄的爬上了她挺實的乳尖，吮着滿腹的馨甜。

在稠陰的黑裏她有種孤獨的溫暖，因此即使是個無睡意的夜晚也不肯讓死蒼蒼的電燈燃亮一室的突兀。而記憶是個杯，盛着每一滴的故事，稍稍一昂，杯角就會乒乒乓乓的跌了滿地的銹灰。她揉着發痛的額，在記憶的缺角裏依稀浮着母親的碎影，跌在時間的大海裏，輕盪着微波，遙遠了，看不牢。

我只是要結婚。我不要再這樣子下去了，你聽清楚了沒有？

我知道，但我不能。

甚麼不能不能不能。騙鬼呀你。

閉上你的嘴，臭女人。

她伸直雙腿，心底依然埋伏着痛的綫網，只輕輕一扯，佈滿尖刺的網便迎着白淨的臉撒下來，扎傷了皮肉，刺痛了經路。淚

是無言的抗議，寫濕了一盒的紙巾。

躺在稀薄的光環裏，她執意的讓沁涼的冷在肢體間雲游。臉上的燥熱已熄滅，她只想起身洗個澡，腳一伸，就離了鋪在地板上的床墊。她的床沒有腳，可是能裝得下一張矮桌和籐椅，一個衣櫥和一個塞滿書本的木架子。在不知何時又得遷移的室內，一張床是一個盛着紫星星的搖籃，而一塊小小的四方形的地板，是最踏實的生活掠影。她隨着心境的變異而更換入夢的角落，時而在風扇臉下，時而貼着灰白的牆，而此際，則在窗角下。

望出去，望出去，望不見一天的星群。

她嘆息。又，嘆息。心就像被扼緊的喉，要轉一轉頸項都不能。她對未來是充滿希望和憧憬的，但立在眼前的一點點事實卻不能揮走，不禁泛起了恨意。她緊咬着下唇，緊咬，直到痛苦淹蓋了心靈的麻痺才鬆開牙齒。明天。就明天，我非去找他不可。

我有你的重大機密，你別早高興我不知。你不肯結婚，很好，反正我不會是輸家。她陰陰的一笑，嘴角漾出了一抹淒冷的笑容。然而一個女人始終要求取結婚的保障時，是尊嚴墜地的絕響，也是深切的絕望中的半撒烟火，閃，閃，滅。



## 30-10-87 星期五·夜

她終於支起身子，順手從椅背上拉來那條淺紫色的毛巾，抱在手上。屈起雙腳站了起來，整束盪着浪潮的黑髮把大片背含蓄的遮了起來，露在髮尖下的那握腰肢，慵懶甜蜜的隱着無言的迷惑，彷彿那腰的存在只爲了讓男人的大掌罩蓋一般，細細的輕擺。

到處是一片深冷的靜。整個住宅區毫無防備的平躺在睡眠的濃陰下。在夜的掌權裏，在夜的游行中，甚麼事都可以發生，甚麼事也都可以不發生，而生命在沉眠裏是最脆弱的時刻，沒有任何一點防衛的能力。她圍上毛巾，鬆鬆的打個結，扭開門鎖走了出去。

客廳也是一片暗。她啪的開了浴室兼洗手間的燈掣。光驟的喚醒空氣中的小精靈時她只感到刺眼的不自在，忙舉起手背擋在眼前，過了一陣才慢慢的張眼直視室內的東西。扣上門環後她徐徐的拉開毛巾，將它掛在門背後的鐵釘上，手指一扭，頭頂上的花灑就噴下碎碎的水影，冷冷的散了下來，冷進了頭皮裏。她待身體都淋濕後才塗上力士香皂，一大粒握在手掌裏滑溜溜的拿不牢，雙腿間熱炙炙的流下一股水柱，幾要把雙腿燒傷了。她把水

喉扳到不能轉爲止，水就亂紛紛的立刻擠射出來，冲着冒着奇異的光彩的泡兒，更滑溜了。

她喜歡這兒。而結婚，則是脫離一種過厭的生活，看恨了的環境的一種手段。一個女人，只有結婚才能切斷所有的倦怠和不滿，不管將來的生活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到底有個讓自己哭倒的四隻腳的床，到底有個長着短髮的男人頭睡在枕側；不管好，壞，美，醜，不好，不壞，不美，不醜，到底，是有的，這些東西。她仰起了臉，水就直接灑在眼皮眉毛鼻孔嘴唇額頭下巴上，翻着喜悅的滾爬到了碗口朝下放的瓷碗般的雙乳上，仍未做起野鴿綠葉叢中飛的夢，就已嗒的滑進了水，十分的不舒服，彷彿水氣已攻進了腦門，只感到辣辣的不快。她轉個身，讓髮暴垂在水珠下，寒寒的貼着白細的肌膚。浴室裏的廁盆黃黃的盛着一池的水，她嫌惡的白了一眼，而盛水的箱子邊沿正滴着水，一滴跟着一滴的，常把蹲在廁盆上的人腳潮潮的濕了一片。她把手探進髮裏，讓水珠完全的沖進去，把洗髮精沖淨。越來越冷，冷到牙齒縫了。

她伸出腳把放在旁的水桶勾

了過來。在夜裏變得極大聲的水沖瀉聲使她吃了一驚，忙把水喉關小，而花灑仍五滴四滴三滴兩滴一滴沒有得滴的靜止下來。水龍頭依然企圖造出聲響，她拉下薄薄小小的內褲往桶裏搓擦，香皂的泡白了一桶，手一提，往廁盆一沖，香皂水嘩嘩的大聲抗議，但也只好屈着臉踢着漣漪。

她讓黑暗獨佔整間房子。開了浴室的門後就可望見大門外的風景樹吊着串串的黃花。有時躺在狹小的客廳裏，她會想這種房子的設計到底是出自哪一個插着髮根的腦袋，但想想也沒有甚麼大碍。一間廁所或一間連着浴室的廁所，始終是一間屋子的靈魂，房子設計得再華麗高雅卻比不上一個清潔光亮的廁盆；而主人的尊嚴也在廁盆裏。她擦乾身上的水後套上了內褲，坐在籐椅上猛抹着潮濕的髮。一束一束的垂在頸側，頭一揚，昏昏的像個殘片中雨夜出現的女鬼，不同的是沒有披上袍子，一拉一扭都是有彈性的年輕的肉。

她盡量小心不發出太多聲音，怕驚吵了隔着一道薄牆的老赫力生和老赫力生太太。爲着返英渡假的日子走近，老人倆常常得大汗淋漓，即使是在下雨的早晨

。她坐着梳髮，腦海裏浮現着有美麗的院子的獨立房子。不知爲甚麼，最近老是憧憬着這樣的東西。如果沒有法子住在獨立屋裏，半獨立也好。當初的夢想隨着滑過的年歲而無法出現時，排屋也好吧，只要不是非法木屋。她用力的梳髮。梳子捲纏着幾絲髮，長長黑黑的。如果目前的生活似髮，她會毫不顧惜的揮剪一剪，剪斷曾擁有但已不想擁有的一切。

又是常安培那傢伙？

遲疑。鎮定的望着。點頭。

那你想怎樣？又一針？第幾針了你？

眼睛背後開始尖尖的刺着眼神經。不能哭。不能在別人眼前哭，即使是最好的朋友。站在大廈的窗旁，她可以望見遠處高高的建築屋頂。如果有一百五十層的組屋，我要睡在一百五十層的窗腳下，看雲游過，如果幸運的話。

你說，推開窗跳出去會不會像只鳥？

你要死了你。

那天午後她頂着火燒的太陽走在小道上，汗親親的粘着腋窩背和額頭。小小的黃花紫洋傘緊緊的握在手中，高跟鞋一腳重一

腳輕的踏在地上。

做了這個，你這一生都不會做女人的苦了。

她霍然起立，診療室的門刷的被拉開又砰的跳回來；細細聲的砰。等她發覺汗冷冷的貼着時，日光已悄然落幕了。

她抓起濕了一片的毛巾，非常用力的再次擦那髮。望一眼鏡子，只見到一片黑。而鄰居的狐狸狗居然吠了起來，在月的淡影下，吠一聲，停，吠一聲，停。

若我有槍，我要殺死你。

再吠。

她丟了毛巾，起身走向床墊。坐籐椅久了，屁股麻麻的，腿內側也浮着紅色的痕。身子一倒，髮先觸着了枕，按下去，頭皮涼涼的一片；明天睡醒了頭準會痛給她看。但不要緊了，在一個無法期待有更好的明天的今天，糟蹋一下自己也是一種浪漫的方法，雖不至於毀滅，卻也是心靈上固執的不肯妥協的絞緊，即使痛，也是依然活着的証據。她拉上粉紅色的棉被，露出深深的乳溝和頸，努力的叫自己快快睡去。

家是一個長滿草木的森林。母親是林中的走獸。回不去。回不去。不去。不。去。



## 章四之外

11-11-87 星期三·夜

牙蘭河流着滿滿的水。鹹，濁，乍浮乍沉的殘枝枯葉，緩緩的流向河口，流向不會去過的地方。

沉寂。

到處是一片死亡的沉寂。

岸邊的亞答樹伸着掌掌的葉。退潮，肥壯的葉柄一柄一柄的圈成一棵大樹。粘粘黑黑的泥長着幾根水草，綠葉的面塗了一層泥。被水淹過的泥灘着許多小孔，水蛙爬竄着。

她站在岸邊的樹蔭下緊張的望着河面。河沉默的流過。女子環抱着用舊布包纏的嬰，一腳踏進粘粘的黑泥。一路陷下去。

她的手心冒汗，嘴巴乾涸得舌頭貼着牙齦不放，想放聲叫，卻失了音。女子越走越遠，越陷越深。她小小的心跳得越來越快，就見不到那女子了。她急，忙向前走去，才一下腳，黑泥就陷到了膝蓋，在腳踏下去，黑泥掩上了她的大腿，小小瘦瘦的兩條腿拔不起來了。而整床的水竟然一下子向她撲來，她踏着腳，撥撥，恐懼拮緊了她的喉，在混亂和無措中她張開了口，阿危啊阿危，阿危。

腳一伸，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和頸項粘粘的汗漬。

喘着氣，她一把掀開棉被，雙手抹着油油的汗珠和油油的臉，左手向枕邊摸索，許久才摸到那黑色的小點鐘，按向鐘背的掣，鐘面亮了起來，睜着眼睛痛痛的看到指針指着二和五。她呻吟着，手一軟，鐘就嗒的跌回枕邊，臉朝下，但依然滴滴的響過。

那年十歲甚麼事都不懂，甚麼事都不清楚。知道有事情發生了，但永遠不明白為甚麼和結果，永遠不。大人忙着細細聲的講，問，罵一聲細路不懂事咪問。於是小小的腦袋只好自己想出結果；也永遠沒有結果。

她雙手緊緊的扣着抱枕，漆黑和寂靜裏只感到悲悲的憂傷扯着臉部的肌肉，忍不住，終於哭了出來。

阿媽，做甚麼這樣？

沒甚麼。

阿危真的不要那細路仔？

不要得。

做甚麼呢？

不好多事。

暗啞的泣音刺破了一室的冷漠。嘴角因着難受的微張而牽痛，她的淚連着鼻涕濕了抱枕，口水也淌了出來。弓着身子，她可以感到腹裏微漲的血脈和多餘且另一種陌生的音響和跳動；泣得更加悲切了。

阿琦女

做甚麼？

沒有了。

不會死的。我聽到船仔來了，泊泊聲有停下來。

我掛在亞答頭的。昨晚去看就沒有了。

你游水去？

嗯。

那時候起，事實就滲進了夢裏，時常向她壓迫。總是那床的水，總是那粘粘的黑泥。有一次繼續夢下去，女子張着呆滯的眼濕着身體回來，仔細一看，居然是自己，她失聲尖叫，尖得老赫力生太太猛力拍她的門，Ketty，Ketty 的把她自夢裏拖回來。

她放開抱枕，頭依然昏昏的痛着滿神經的悸動，淚水還沒有止的意思。她拿起毛巾圍着身體，開門時舉手按了燈掣，亮光在她背後突的鑽了出來，她一腳一腳的走進沒有光的浴室，摸到水龍頭後一扭，水就撲撲的打着滾跌下來。

她擤了鼻涕，沖水，漱口，嘴巴苦苦的。氣味難聞。確定沒有哭的牽引後才慢慢的走回窄小的房間。

她取過擱在架子上的長方形鏡子，跌坐在椅子裏，緩緩的抬起手，浮腫的紅眼睛紅鼻頭就照了出來。她發着怔，直直的望着鏡子，但並不曾看到甚麼。一翻身，指頭一點，黑暗就揚起了她闊大的裙腳，蓋下。

## 章五

22-11-87 星期日·深夜

阿公交落的地，你真想全部賣完？

賣就賣咯，想點？

成十幾依格，想賣就賣，就只剩下樹膠林和胡椒園了，你再賣去，還有甚麼交落給阿容。

阿公交落的地，大伯只得一依格。你又不在家做，把它賣掉做甚麼呢。我日捱夜捱才把孩子帶大，你沒有錢就回來賣地。

我是沒錢。

我不給你賣。一天不死，我一天就要做。

賣定了。

他的左手撐着門檻，吃力的叫一條不胖的腳頂起滿褲贅肉的肚皮，再擦擦屁股，一腳就跨出了門檻，站在曬台上。風靜止了，曬台卻兀自晃着。

不好賣。我真是一天不死一天就要做的。阿容有時回來還會跟我拿錢。你也是。

他粗厚的手指抓着梯旁的扶手，極為小心的小步小級的下來。做了幾十年的碼頭苦力，精神

和健康在每一個步伐裏滲透出去，再加上荒淫和酒精的陪襯，泛着紅潮的肉臉，分分是肉，簡直粉紅得有點蠢相。

下得梯來，他就舉步往着小徑走。陽光正隱在微黃的橡葉間，隨時衝出去咬人一口。他赤着

上身，蚊子在周圍飛舞着，興奮的鳴舞着嗅到肉肉的氣味。一路行來，胡椒園在望，綠油油的浮着葉脈的青葉，採一片聞聞，胡椒特有的氣味立刻撲進鼻孔。

你沒錢。又老。我不跟你了。

你敢。你敢我就斬死你。

26-11-87 星期四·深夜

走過椒園後，眯着浮腫的眼皮，他有點理所當然的喜悅着長得青綠的胡椒。

有椒就發咯，千多塊一担，好過你做甚麼。

於是許多樹膠被砍光了或被鏟光了，匆匆的插上柱子種下椒苗，可中的地位跌到平線下，幾乎每一戶都在為種椒忙，幾乎每一戶都忘記了在幾年前因無椒價而砍死青椒的事。再過幾年，胡椒還不是一樣會無價。她坐在可枯葉上，手指不停的把椒葉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久指甲就染上了褐色的椒汁。

你生了。孩子呢？

是個男的。

好好。孩子呢？

你一個人回來，孩子在那裏？

賣了。

甚麼？

賣了。

哎喲塞你好大的胆子敢不跟我說一聲就做這種事。好，賣多少？

六百元。

才六百元。你要是真想賣，也該跟我講，可能會賣到兩千元呢。錢拿來。

他的女人怯弱的支着瘦弱的身體掙扎着不把錢交出來。黝黑的臉寫着驚悸和充滿惶惶神色。他怒火中燒，踏前一步就去搶她僵硬的手指下緊抓的小布包，而她的指甲卻似鐵釘般深陷入布包裏。

我養了你這麼久，現在有錢了敢不給我？

手掌的筋骨一硬，女人的瘦臉就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把。她下定決心似的要跟布包裏的擁有物共存，身體挺直了，喉嚨拔開高呼了，雙腳紮穩了；十根手指抓得更緊。



## 2-12-87 星期三·夜

他並不指望這些搭上他的女人真的跟他生下孩子後好好的撫養；至少他沒有過這樣的念頭，況且，孩子果真是他的嗎，又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事。當下就硬了顆心，又怒火遮眼，一搶就把布包搶了過來。他的女人嚎啕大哭着，沙籠也幾乎被掙脫了。

那還是多久前的事呢。他坐在冷漠的可可樹間，汗則一滴一滴往下流。接近掉光頭髮的前額亮亮的油着，而厚重的老眼皮下閃着的依然是那昏黯裏撇着光的眼。

不是我說你阿明，這樣子下去遲早是累了你的。

我的事你不用管。

站在廣東義山的墓前，他漲着紅臉憤憤的頂駁哥哥的話。是個微雨的早晨，清明節的苦雨。他牽着他女人的男孩子的手，低着頭直望進嵌在冷硬的石頭上的相片，簡直有的是恨。是他哥哥出錢修建好的新墳，他一毛錢也沒出。那男孩子好奇的張望着，到底不是華人的品種，只覺得到處野草叢生，到處煙霧迷漫，到處是人，感到新鮮的好玩；沒有悲傷，連做作的都沒有。既然情緒好，自然就垂涎擺在地上的食

物了。

他至今仍然記得他哥哥鄙夷的神色和憤怒的容顏。那時如果回頭，也許還來得及吧。但一個人如果變了，是再也回不去他原來的框子的。何況是個自視高的人。那次之後，不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兄弟之間是沒話說的了。有的是恨，綿綿長的恨。而他的女人始終沒跟得長久，帶了孩子私奔了。但他並不希罕。女人，多的是，何況是伊班女人。也只有伊班女人。

他抬起手擦臉上的汗，心情一點也不好。敢情是年紀大的關係，居然有股懊悔的感傷，但也是一時的，做不得準。昏熱的藍天底下，他怡然的想着幾個孩子們，是他的，準沒錯。

蝦女嫁了又離婚。

現在呢？

又嫁去詩巫了。男的有三個小的。老婆死了。

阿琦女呢？

做工。在美里。

他想着孩子，有時候，而這個時候並不常有。今天是有的，因為阿容早上曾找過他，說過幾句話。

我頂下一片桔子園，希望能做得起。

你肯做定然能的。

我沒有錢買肥。

沒有嗎。呃。

甚麼都用錢。進一次公廁也得付一毛錢，且要强忍極大的臭和髒。他伸手抓着一根枝，一邊拍拍的打手背上鼓着血肚子的蚊，站了起來。咻咻的呼吸間，他彎着腰在樹間轉。也許是轉性了，阿容。他淺笑着跳起了頰上的肌肉，想不起阿容這走過城市的人怎能真肯被一片園林圍困。還有阿真，簡直是不知下落的一片莫明。

他的妻給他生了五個孩子，但他等不及看他們長大就走了。走的不是遠，只有兩個小時車程到家，但就不會長待過。剛開始時還會在周日挑着滿籃食物回去，然後就久久一次，然後就沒有了。

他的事，極柔軟的一個人。但生命的能耐卻常令他暗暗吃驚。她越不跟他吵，他越是心虛，簡直是心虛得要發怒摔東西。然而外面的誘惑委實太勁了，把年輕的腳絆絞，而摔過一次之後往往把記憶也拋跌；他就患了多年的失憶症，把原是從他而出的一切事物都遺忘了。然而當步履不再輕快時，回憶就叩他的門。

## 7-12-87 星期一·深夜

而在她平靜的思想裏，（她一直覺得自己非常的冷靜）從來不曾有過破口大罵的經歷。事情是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的，費了許多精力去扯去搓也改變不了。她就任着他做他高興做的事，因為，是這樣子的。

阿容也娶得老婆了。

阿危側着頭看她，但那神色既不憂也不喜，彷彿她那張臉生來就是這種模樣的。

她沒開口應阿危，是。是該娶老婆了。但他有本事他自己娶去。對於孩子，她是不存任何希求的。當那些甚麼事都依賴別人，尤其是母親的傢伙長得懂得甚是生活的時候，他們就該曉得怎樣去過自己要過的生活。做為一個失敗的妻子，一個含辛茹苦的母親，她是不自私的，至少她沒有強迫任何人為她留下。

阿真去車衣，阿蘭去學電髮。好好。一個個的離去，要回來，回來的時候才是回來。日子一樣過。一樣過的，儘管。

阿危見她不說話，在唇間直打轉的話想說出來卻一直說不出。自阿容媽病好後，已經是踏入多雨少晴的季節。她忙，忙着園口的工和偷偷的奔來看望阿容媽。這間中也發生了不多不少的事。

他的妻，自他起身往外走後就不會開過口。她沒死。那日醒來已是夜深，摸着黑把土油燈點亮，撐着重頭輕腳盛了碗飯坐在牆角半口半口的吃光。沒有飢餓的煎熬後，精神也迅速的恢復。因為理智還存在，總不能平擺着等死；即使她再蠢，這一點知認卻還是有的。

我看到阿容爸，他回來做甚？想賣地。

又賣地？

她看一眼阿危，別過頭去。還能說甚麼呢，叫她。而阿危，心底下也是明白的。不明白得透澈，至少也曉得一些眉目。當下也沉默了。

母親總是罵她蠢，放着老公的腳在外面跑，但也罵歸罵，並沒有實際的行動去拉人。母親雖活在過去的年歲裏，但真遇到這種事的時候，卻比誰都愛面子；畢竟自己唯一的女婿亂搞拉子婆是件頂不光彩的事。



，她也不記得了，但她一直記得父親的話，天天在心裏想着，這會兒不說，可真箇永遠也沒機會了。

我老的前些時候來過。

靜默太久猛然聽到這話，阿容媽不禁怔了一怔。她一直當她那嗜酒的父親已經死了，且死了很久。

她直望着坐在陰暗處的阿危。他叫我回去。

叫你回去？

是。叫我回去嫁。

阿容媽聽是聽見了，但一時沒有回過意來。而阿危的聲調是那樣的平板，彷彿剛才並不是她開的口。阿危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出口，現在講出來了，心裏倒輕鬆了不少。對於這事，她既不能表現得太熱心，好似急不及待要嫁似的，又不能表現得太冷淡，怕人家說爛菜頭當生菜來炒。

嫁誰。

不知道。老的說那人的老婆沒了，丟下四個小的，叫我去。

阿容媽心裏過了一過。又是沒有老婆的老男人。但阿危若真的跟了他，也是好。她挪挪屁股，靠向阿危。

你想着怎樣？

不知道。

聽我話，去嫁吧。像你這樣，做死了人家都不會說你好。有個男人就是有個家。阿危，不要推了人家。

阿危聽了這話，心裏又鬆了一點。她原也是有這個意思的。除了嫁人，她是沒有法子走出世聽媽的家門口半步的。話一提出來，也不怕那老婦人不答應。但一想，都這麼大把年紀了，還來撞上這樣的事，臉上就淡淡的微笑了。

阿容媽看她硬實的平臉竟然浮起了笑，又是一怔。她的日子幾乎跟她一樣空白，但阿危，無論如何是有機會脫離一個圈子再投入另一個圈子的，雖然碰到的依然是隔着層皮而已的人。

不要想太多了，就答應人家吧。

大嬸，我很不放心你。

算了阿危。

算了阿危。阿容媽酸酸的反覆着這句話。久已遺忘的牽痛的感覺正循着舊路尋來，要重傷她，再一次重傷她。

那我走了。

阿危定睛望着她，彷彿要將她的形象全攝入她的心鏡裏，待日後慢慢拿出來觀看。她是不捨

的，十分的不捨。自母親操勞過度而逝後，父親就將她交給世聽媽，以每日的工作換取一個月的八十元。她願意離去，即使是要離開最親最敬的人。但她並不曉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阿容媽也是，都低着頭把難過嚥回肚子。她知道，到她真正離開這地方之前，她還是踏足在這個地方。

阿容媽沉靜的望着她走出去，就像她沉靜的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出去般，沉靜。離去的人是放出去的鴿子，鴿子有朝回家才算真正的回家。她沒有哭，她們都沒有哭，也沒笑。

阿危走在小徑上，份外的留起心來。她做事向來有點馬虎，能夠好就可以了，不必強求最好。她的心境是平靜的，決定一下，就沒有顧慮的餘地了。在舉步之中，她只想着阿容媽，想着阿容媽，就感到一大片深冷的黑暗埋伏在後面，而在黑暗之中，有她自己。

她很早以前就學會不哭的了；在哭過以後一切的事情都不會改變後。

眼淚滴下來的時候，她抬頭望天，以為下雨了，但天氣正好。

她已經忘記，淚的顏色。多年。

## 章六

Yes, I'm Mrs Harison. I wish to make a report. The girl who rented my room, named Ketty, was missing.

We have been away for more than 3 months. When we came back weeks ago, Ketty was not in sight.

No. She didn't leave a word but all her belongings.

Yes, she was pretty. But I can tell you, inspector, she was not only pretty but very friendly and helpful. She was a good girl, indeed.

Of course she had a good job. She was a clerk in a private firm.

I hope we can meet her soon.

Thank you, sir.

## 章七

火。

推毀一切物質的形體後，叫做燒。

當靈魂自肉體的枷鎖走出後，叫做死。

燒是一種徹底。

死亡也是。

飄着奇異的氣味裏胡亂飛舞的烟層中，

澈底。

趙虹綺。

是她的名字。

曾經。

風吹過樹林時，陽光也顫抖。







\*封面圖《龍年》及封底圖《囂鬧的新年》皆為鄭傅安近作。圖片由英國369畫廊主持人安德魯·布朗提供，僅此致謝。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 Sel. Tel: 7912455.  
S'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ong,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